

《独占花魁》

主要角色

莘瑶琴：旦

秦重：小生

情节

宋时，金兵入侵，少女莘瑶琴随父母避祸，中途失散，被歹徒卜乔骗至临安，卖入娼门，取名花魁，名极一时。卖油郎秦重见而爱之，积资往会，值花魁大醉，秦重体贴备至，花魁心感之。后恶少吴霸强逼花魁游湖侑酒，花魁不允，吴霸强恼羞成怒，命家丁将花魁拖至荒郊，剥去衣袜，弃之雪地。适秦重路过，将花魁救回。花魁感秦重之德，许以终身。

根据《京剧汇编》第八十八集：中国戏曲研究院藏本整理

【第一场】

金兀术	(内白)	催军！
(四番兵、四下手、四番将、金蝉子、黑风力、金兀术同上，三大纛旗同上。【出队子】转【将军令】。)		
金兀术	(白)	某，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官封扫宋大将军、完颜兀术。
金蝉子	(白)	九连王大殿下金蝉子是也。
黑风力	(白)	四路总先锋大平章黑风力是也。
金兀术	(白)	奉父王旨意，统领人马夺取宋室天下。幸得哈迷蚩用计拿住徽、钦二帝，献与了父王。父王与他要传国玉玺，是他不允，怒恼我父王，将他打在五国城。二次又命某家统领倾国人马，反上中原。
		殿下、大平章！
金蝉子、黑风力	(同白)	狼主！
金兀术	(白)	请来传令。
金蝉子、黑风力	(同白)	狼主传令。
金兀术	(白)	一同传令。
		巴图鲁！
四番兵、四下手、四番将	(同白)	有！
金兀术	(白)	催军！
四番兵、四下手、四番将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二场】

(莘善上。)

莘善	(引子)	范蠡归湖，驾小舟，万载名留。
	(念)	高官不做机关透，散淡逍遥乐无忧。至今留下陶公赋，隐姓埋名度春秋。
	(白)	卑人，莘善，乃东京汴梁人氏。家中豪富，在西城以外开了一座粮店。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铺中走走。
	(唱)	鲍叔牙与管仲并力同心， 他二人为商贾大义分金。 鲍叔牙人忠厚天生秉性，

管夷吾家贫穷只为双亲。
 高明士治天下颇有安邦论，
 齐襄公晏驾命归阴。
 他二人在国外闻凶信，
 只为江山奔走途程。
 箭射玉钩结仇恨，
 鲍叔牙为友苦求情。
 齐桓公他把管仲请，
 到后来保齐国海晏河清。

(伙计上。)

伙计 (白) 老员外来啦。您喝茶呀？
 莘善 (白) 不用。江南粮船不能得到，铺中还有多少稻米？
 伙计 (白) 一囤零三斛。
 莘善 (白) 待我后面看来。

(莘善下。卜乔拿布袋上。)

卜乔 (唱)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白) 我，卜乔。只因兀术带领金兵，反上东京，市面一乱，我家倒有三四天没吃饱饭。是我闻听莘善员外，在西门外开了一座粮店，他老人家最好行善。我不免到他那儿赊他几斤老米，有何不可。就是这个主意。

(卜乔走圆场。)

卜乔 (念)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
 (白) 到啦。

辛苦、辛苦！

伙计 (白) 什么事？
 卜乔 (白) 老米卖多少钱一斤哪？
 伙计 (白) 制钱一百四。
 卜乔 (白) 又涨钱啦！
 伙计 (白) 地起儿就卖一百四。
 卜乔 (白) 什么分量？
 伙计 (白) 准斤十六两。
 卜乔 (白) 给我约十斤。
 伙计 (白) 这一斗就是十斤。

(卜乔张布袋，伙计倒粮入布袋。)

卜乔 (白) 得啦，系上点。
 伙计 (白) 是。给您哪。
 卜乔 (白) 劳驾、劳驾。我走啦。
 伙计 (白) 还没给钱哪！
 卜乔 (白) 兵荒马乱的时候，还要钱？
 伙计 (白) 我们也得要花钱趸来是不是呀！
 卜乔 (白) 给我写上账吧。
 伙计 (白) 不认识你，怎么写账？
 卜乔 (白) 你不认识我，你们东家认识我呀！我姓卜，我叫卜乔。给我写账吧！
 伙计 (白) 我们这儿没账。
 卜乔 (白) 得啦。你们东家姓莘，是不是？
 伙计 (白) 是呀。
 卜乔 (白) 咱们是街坊，给我写账吧。
 伙计 (白) 不能那么写！
 卜乔 (白) 跟你说好的，你跟我蹭棱子，找揍是怎么着？
 伙计 (白) 好小子，不讲理，打你个穷骨头日的！

(伙计打。莘善上。)

莘善 (白) 呃！为了何事与他吵闹？
 伙计 (白) 您瞧他，约咱们十斤米不给钱，还要讲打！

卜乔 (白) 哪儿呀! 你骂人来着没有哪! 你怎么不说啦? 我就在马房后头住家, 门口摆小摊, 我叫卜乔, 咱们都是老街坊。我叫他写账, 他不写, 他还骂人。您瞧这小子多可恨, 这多给您耽误买卖!

伙计 (白) 净遇着你这照顾主, 我们买卖就甭做啦!

莘善 (白) 既要写账, 也该商议, 怎么动起野蛮来了? 真真岂有此理!

卜乔 (白) 得啦, 兵荒马乱的年头儿, 还商量什么! 只当您哪积德行好吧。我去啦。
(卜乔下。)

莘善 (白) 哼!

(念) 善恶到头终有报, 有心害人伤自身。

(白) 小心了!

(莘善下。)

伙计 (白) 嘿! 这买卖照这么做, 也快“此铺出倒”啦!
(伙计下。)

【第三场】

(李氏上。)

李氏 (引子) 为人多行善, 居家乐安然。
(丫鬟暗上。)

李氏 (白) 奴家, 李氏, 配夫秦良。所生一子, 名唤秦重, 倒也聪明伶俐, 每日往学中攻书, 日后若得显耀, 也是我夫妻终身之靠。
丫鬟, 看茶伺候!

丫鬟 (白) 是。
(院子、秦重同上。)

秦重 (念) 圣人门前高名客, 讲易读诗列春秋。有朝大展昆仑手, 男儿谈笑觅封侯。
(白) 母亲在上, 孩儿拜揖!

李氏 (白) 罢了, 一旁坐下。

秦重 (白) 告坐。

李氏 (白) 今日下学为何甚早?

秦重 (白) 先生言道: 六月之中, 冰冻黄河, 乃是不祥。今有北国发来人马, 夺取东京。为此孩儿回家禀报双亲, 也好做一准备。

李氏 (白) 既有此事, 等你爹爹回来, 再做道理。

秦良 (内白) 走哇!
(秦良上。)

秦良 (唱) 北国胡儿造了反,
搅乱天下不得安。
韩元帅领兵与贼战,
但愿得胜凯歌还。

李氏 (白) 员外回来了?

秦良 (白) 哎呀, 安人哪, 大事不好了! 今有金人发来数十万人马, 夺取东京, 看看杀到我庄来了!

李氏 (白) 如此, 员外快快想一良策, 保护全家性命才好!

秦良 (白) 事到如今, 并无别计, 只好全家逃走, 方保无事!

李氏 (白) 逃走固然是好, 只是我舍不得这万贯家财呀!
(李氏哭。)

秦重 (白) 哎呀, 母亲哪! 闻得韩世忠元帅与梁红玉夫人, 谋高智广, 安排地雷火炮, 轰灭金人。谁想天不从人愿, 击裂三山口, 炮炸两狼关, 他夫妻尚不能取胜。城池若破, 玉石皆焚! 我们若不逃走, 全家难免刀兵之灾。不如远避他乡, 方为上策。

秦良 (白) 着哇! 事到如今, 安人不必悲泪。此乃是兵灾劫数, 非是你我一家遭遇。你我父子就此打点细软之物, 投奔临安暂避, 待等平靖之后, 再做道理。

李氏 (白) 员外呀!
(唱) 可叹你我家有万贯,

秦良 (唱) 一旦抛弃奴心酸!
安人不必心悬念,
富贵由命但凭天!
但得汴梁无凶险,
主仆平分这家田。
打点包裹将衣换,

(秦良、李氏、秦重同换衣。)

秦良 (唱) 阖家逃难奔临安。

(秦良、李氏、秦重同下。)

院子 (白) 你我闭门看守。

(院子、丫鬟同下。)

【第四场】

(韩彦直、刘通、韩尚德、周信、黄峰、郭振邦、李茂、冯占鳌同上，同起霸。)

韩彦直、

刘通、

韩尚德、

周信、

黄峰、

郭振邦、

李茂、

冯占鳌 (同白)

俺——

韩彦直 (白)

韩彦直。

刘通 (白)

刘通。

韩尚德 (白)

韩尚德。

周信 (白)

周信。

黄峰 (白)

黄峰。

郭振邦 (白)

郭振邦。

李茂 (白)

李茂。

冯占鳌 (白)

冯占鳌。

韩彦直 (白)

列位将军请了!

刘通、

韩尚德、

周信、

黄峰、

郭振邦、

李茂、

冯占鳌 (同白)

请了!

韩彦直 (白)

元帅升帐，两厢伺候!

刘通、

韩尚德、

周信、

黄峰、

郭振邦、

李茂、

冯占鳌 (同白)

请!

(四上手、四文堂、四马兵、梁红玉、韩世忠同上。)

韩世忠 (点绛唇)

威镇边关，儿郎胆寒。秉忠心，扶保江山，与主扫狼烟。

(念)

堪恨权奸乱朝纲，献出二圣到番邦。天助宋室不绝后，幸得泥马渡康王。

(白)

本帅，韩世忠。可恨兀术屡次兴兵犯境，本帅设下地雷火炮，只望灭却金人。谁想天不遂人愿，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本帅兵败，未能成功。深蒙太后不曾加罪，反赐兵将，整顿貔貅。今闻兀术二次侵犯中原，也曾命人前去打探，

报子 (内白) 未见回报。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兀术讨战!

韩世忠 (白) 再探!

报子 (白) 啊! (报子下。)

韩世忠 (白) 众将官!

韩彦直、
刘通、
韩尚德、
周信、
黄峰、
郭振邦、
李茂、
冯占鳌 (同白) 有!

韩世忠 (白) 开城迎敌者!

韩彦直、
刘通、
韩尚德、
周信、
黄峰、
郭振邦、
李茂、
冯占鳌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四下手、四番兵、四番将、黑风力同上，四上手、四文堂、韩尚德同上，同会阵，同起打，同下。)

【第六场】

(阮氏上。)

阮氏 (唱) 昨夜晚得一梦甚是凶险，
倒教奴一阵阵心神不安。
我夫妻身无后未曾了愿，
只生下瑶琴女习读书篇。

(丫鬟、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 (唱) 苏东坡可算得才高志广，
苏小妹她也曾苦读文章。
他兄妹在书房常常宣讲，
到后来许终身三难秦郎。

(白) 母亲万福!

阮氏 (白) 罢了，坐下。

莘瑶琴 (白) 告坐。

莘善 (内白) 走哇!
(莘善上。)

莘善 (唱) 适才中途得凶信，
金人犯境发来兵。

莘瑶琴 (白) 爹爹回来了?

莘善 (白) 哎呀，安人哪，大事不好了!

阮氏 (白) 何事惊慌?

莘善 (白) 今有北国兀术发来人马，看看杀到我乡来了！
 阮氏 (白) 哎呀！
 (唱) 听一言来心不定，
 吓得三魂少二魂。
 (白) 哎呀，员外呀！事在紧急，就该想一两全之策才好！
 莘瑶琴 (白) 爹爹呀！既然金兵犯境，倘若杀来，全家性命难保，不如逃奔他乡便了！
 莘善 (白) 事已至此，只好打点细软之物，举家逃往临安，再做道理。你母女收拾收拾去吧！

阮氏、
 莘瑶琴 (同白) 是。
 (阮氏、莘瑶琴同下。莘善更衣，阮氏、莘瑶琴换装、提包裹同上。)
 莘善 (白) 众家丁走上！

(四家丁同上。)
 四家丁 (同白) 参见员外！
 莘善 (白) 家丁们，好好看守门户，我等去了！
 四家丁 (同白) 是。
 莘善 (唱) 抛下了这家业心中难忍，
 端只为北国中发来贼兵。
 我本当仍在此不逃性命，
 实可叹我莘善无有后根。
 但愿得那金人休来犯境，
 我回来将家财与众平分。
 辞别了众家丁全家逃命，
 候平安回家来酬谢你们。

阮氏、
 莘瑶琴 (同白) 众家丁，小心看守！
 四家丁 (同白) 是。
 (莘善、阮氏、莘瑶琴同拉下，四家丁、丫鬟自上场门同下。)

【第七场】

(四下手、四番兵、黑风力同上，过场，同下。四上手、四女兵、韩尚德、梁红玉同上，过场，同下。)

【第八场】

(难民甲、难民乙、难民丙、难民丁同上。)
 难民甲 (唱) 都只为金人把境犯，
 难民乙 (唱) 黎民百姓不得安。
 难民甲 (白) 列位呀！兀术犯境，倘若打破城池，你我性命难保！
 难民乙、
 难民丙、
 难民丁 (同白) 大家逃走了吧！
 难民甲、
 难民乙、
 难民丙、
 难民丁 (同唱) 大家急早去逃难，
 逃出城去保周全。
 (难民甲、难民乙、难民丙、难民丁同下。)

【第九场】

(卜乔上。)
 卜乔 (唱) 昨晚蒙绷又拐骗，

不想今日有了钱。

(白) 我，卜乔。你瞧，造反年头，有钱的都穷啦，我倒发了财啦。人家都逃跑啦，我进去一搜罗，金子、银子、衣裳，我干这么两包袱。箱子里头是珍珠、玛瑙、首饰，我掂了这么一怀。远走高飞，娶他一个媳妇，好快乐逍遥也！

(唱) 讨了老婆称心愿，
夫唱妇随过几年。

(卜乔下。)

【第十场】

(李氏、秦重、秦良同上。)

秦良 (唱) 一家逃难心不定，
李氏 (唱) 尸骨堆山吓死人。
秦重 (唱) 血流成河人头滚，
秦良 (唱) 遍处哀鸿哭叫声。

(〔内喊杀声〕。)

秦良 (唱) 耳旁又听杀声震，
带领妻儿去逃生。

(李氏、秦重、秦良同下。)

【第十一场】

(四下手、四番兵、黑风力同上，四上手、四文堂、韩尚德、梁红玉同上，同会阵，同起打，四下手、四番兵、黑风力同败下，四上手、四文堂、韩尚德、梁红玉同追下。)

【第十二场】

莘善 (内二黄导板) 都只为那金人中原来犯！

(阮氏、莘瑶琴、莘善同上。)

莘善 (二黄回龙腔) 实可叹我莘善，抛家财、去逃难、提心吊胆、受尽了风霜苦，好不惨然！
阮氏 (二黄原板) 只吓得母女们心惊胆战，
莘瑶琴 (二黄原板) 最可叹莘氏女年幼婣娟。
莘善 (二黄原板) 路途上血成河尸横一片，
阮氏 (二黄原板) 一家人逃性命千难万难！

(〔内喊杀声〕。)

莘善 (白) 哎呀！
(二黄原板) 耳边厢又听得——
(二黄摇板) 战鼓声响，
想必是那贼人来到山前。
带定了妻和女忙往前趲！

(〔扫头〕。四下手、四番将、金蝉子同上，拨莘瑶琴至上场门。莘善、阮氏同逃下。四上手、四文堂、韩尚德、梁红玉同上，同起打，四下手、四番将、金蝉子、四上手、四文堂、韩尚德、梁红玉双下。卜乔上，惊扑于地。)

卜乔 (白) 哎呀，我的妈呀！好厉害的鞑子，愣往人头上招呼。幸亏我有两个包袱救驾。要不价，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

莘瑶琴 (哭) 喂呀……

卜乔 (白) 哟！那儿有个小媳妇儿哭哪，我来瞧瞧。哟！是个姑娘。得啦，我不是没娶媳妇吗？我把她带到个地方，弄间房子，我们就是两口子。一过这个小日子儿，多得儿呀？就这个主意。唔，使不得！岁数太小，有伤阴鹭！缺德的事情，万做不得。走吧！

莘瑶琴 (哭) 喂呀……

卜乔 (白) 你瞧，我不带她吧，心里又抓耳挠腮的！哎，这么着吧：临安城里头我有熟人，怡春院中王九妈她是开班子的。我把她带到那儿，怎么也卖个三百二百的。

这是笔好财，别舍。
姑娘醒来！
莘瑶琴 (唱) 一霎时吓得我昏迷不醒，
醒来时并不见二老双亲。
卜乔 (白) 姑娘，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莘瑶琴 (白) 我父莘善，母亲阮氏，奴名瑶琴。你是何人？
卜乔 (白) 我是你卜大叔。
莘瑶琴 (白) 我不认识。
卜乔 (白) 你都忘啦。你小时候，我给你买糖豌豆、大酸枣，哄着你玩。你连卜乔卜大叔都忘啦！
莘瑶琴 (白) 唔！卜大叔，可曾看见我二老爹娘么？
卜乔 (白) 看见啦，他两口子在头里哪，离这儿就是一里来地。他们在那儿歇着哪，叫我满市街找你，敢情你在这儿哪。
莘瑶琴 (白) 如此大叔带我前去，见着我爹娘，奴感恩匪浅！
卜乔 (白) 那不行！一道儿上要是遇见人问你，你是谁，我是谁，你说什么呀？
莘瑶琴 (白) 你是卜大叔。
卜乔 (白) 哎，别叫我大叔！
莘瑶琴 (白) 叫你什么？
卜乔 (白) 你要叫我爹！
莘瑶琴 (白) 哦！
卜乔 (白) 你叫哇！
莘瑶琴 (白) 啊！
卜乔 (白) 咱们演习演习吧。那旁来的是瑶琴哪？
莘瑶琴 (白) 那旁是卜大叔？
卜乔 (白) 不对！你叫我爹。
莘瑶琴、
卜乔 (同白) 再来吧。
卜乔 (白) 那边是瑶琴哪？
莘瑶琴 (白) 那旁是爹！
卜乔 (白) 哎，跌倒啦，爬起来！
(唱) 二人就此把路趱，
莘瑶琴 (唱) 见了爹娘谢苍天。
(莘瑶琴、卜乔同下。)

【第十三场】

(四下手、四番兵、八番将、金蝉子、黑风力、金兀术同上，四上手、四文堂、四女兵、韩彦直、韩尚德、梁红玉、韩世忠同上，同会阵，同起打，四上手、四文堂、四女兵、韩彦直、韩尚德、梁红玉、韩世忠同败下。)

金兀术 (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
(白) 追！

四下手、
四番兵、
八番将、
金蝉子、
黑风力、
金兀术 (同白) 啊！
(四下手、四番兵、八番将、金蝉子、黑风力、金兀术同下。)

【第十四场】

(秦重、秦良同上。)

秦良 (唱) 身在虎口心惊怕，

想起教人泪如麻。
可恨金人兴兵马，
一旦之间把人杀。
你的娘死在刀兵下，
心慌意乱顾不了她！
失落金银心害怕，
无有盘费走天涯。
此番遁奔临安下，
进退两难心如麻！

秦重 (唱) 爹爹不必心悬挂，
我母不幸染黄沙。
此番去到临安下，
儿取功名显荣华。

秦良 (白) 儿呀，你母已死乱军之中，你我父子又将金银失落，盘费尽空。此番遁奔临安，还有数百馀里，一时焉能得到？如今穷途落魄，好不伤惨人也！

(秦良哭。)

秦重 (白) 爹爹不要悲痛，今有高宗皇帝，现在临安建都。父子奔到那里，孩儿若得一官半职，重整门庭，岂不光宗耀祖！虽然无有盘费，就是沿街乞求，孩儿也要前去！

秦良 (白) 唉！

(唱) 我的儿说话甚出奇，
不由为父泪湿衣。
虽然年小有志气，
但愿儿苦读诗书金榜名题。
此番遁奔临安地，
真是穷途落魄道路迷。
用手带定亲生子，
听天由命莫悲啼！

(秦良、秦重同下。)

【第十五场】

卜乔 (内白) 走哇！
(卜乔、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 (唱) 阖家三人逃大难，
不见爹娘好心酸。
卜大叔，好恩典，
搭救幼年幼女婣娟。
二老双亲不见面，
可叹奴未出闺阁、黄花幼女、弓鞋窄小、甚可怜。
此离临安路途远，
两足疼痛移步难。

卜乔 (白) 怎么不走啦？

莘瑶琴 (白) 两足疼痛，难以行走。

卜乔 (白) 这怎么办？带这么个磨砢子！这个时候又没地方僱车去。我有心把她丢了吧，这又是一笔财，我又舍不得。唉，已经走到这儿啦，再有半天儿也就到了临江城啦。小姑娘最吃冤，一哄就得。

我说姑娘，你瞧，眼前就是临江城，你再扎挣几步儿，到城里头找个店，咱们就能歇着啦。我先搀着你走，碰见车咱们就僱车，你瞧好不好？

莘瑶琴 (白) 如此，爹爹搀扶了！
(唱) 搀定了女儿把路趲，
不觉来到临江城。

(场设城。莘瑶琴、卜乔同进城，同下。)

【第十六场】

(秦良、秦重同上。)

秦重 (白) 啊，爹爹，来此已是临安城了。
 秦良 (白) 哦！来此已是临安城了。哎呀，我父子们有了盼望了哇！
 (秦良、秦重同下。)

【第十七场】

(莘瑶琴、卜乔同上。)

卜乔 (唱) 进得城来留神看，
 见一店房在面前。
 (白) 可有店啦。
 店家！
 店家 (内白) 啊哈！
 (店家上。)
 店家 (念) 招待来往客，安歇四方人。
 (白) 住店么？
 卜乔 (白) 有跨院没有？
 店家 (白) 没跨院，有套间。
 卜乔 (白) 也好，咱们进去。
 (卜乔、莘瑶琴同进店。)
 店家 (白) 用些什么？
 卜乔 (白) 你先打净面水，姑娘先洗洗脸。
 (卜乔向莘瑶琴。)
 卜乔 (白) 你到套间梳洗梳洗，饭得啦你先吃，别等我。我到外头打听打听你爹娘在哪里住。
 莘瑶琴 (白) 是。
 (莘瑶琴下。)
 卜乔 (白) 店家，你这儿来！
 店家 (白) 什么事？
 卜乔 (白) 我问问你，我听说这怡春院有个王九妈，她在哪儿住哇？
 店家 (白) 怎么着，怡春院你有干妈？
 卜乔 (白) 王九妈。
 店家 (白) 有哇，你们认识吗？
 卜乔 (白) 我们是乡亲。
 店家 (白) 哦，这就是啦。你到西边儿一打听就知道啦。
 卜乔 (白) 劳驾、劳驾。你给我们姑娘预备饭吧！
 店家 (白) 是啦。
 (店家下。)
 卜乔 (念) 为人不施奸谋计，富贵荣华怎得来！
 (卜乔下。)

【第十八场】

王九妈 (内白) 呵哈！
 (王九妈上。)
 王九妈 (念) 奴家生来风流身，不知嫁了多少人。随身土物随身用，自有鲤鱼跳龙门。
 (白) 我，王九妈。自幼犯白裙子，从十五岁出阁，嫁与王大为妻，不到半年，告了长假啦！您说我们年轻的守得住么！是我往前走了一步，咳！您猜怎么着，总是我命不好，靠山山倒，靠河河干，又搭着我命里克夫，一连气儿走了九道门坎，又遇见个姓王的，故此人称我王九妈，就在这临安城开了座怡春院。这几年哪，姐妹里头也有从良的，也有赎身的，剩下点子择手货，还没有我长得

顺眼！您说，我既支上这个拍网子打雀，也得预备几个蚰子不是呀！闲话少说，把王老美兄弟叫出来商量商量。

老美呀！

（王老美上。）

王老美（念） 家住在河北，天天跑瘦腿。就爱喝凉水，人称王老美。
（白） 叫我干吗？

王九妈（白） 麻吃花椒，辣吃胡椒，不辣，吃你妈的脚指头！

王老美（白） 你瞧，张嘴就是赞哪！怎么回事儿？

王九妈（白） 怎么回事儿！你瞧咱们这些姐们儿，一个一个神头鬼脸，还没有我顺溜哪！咱们打耗子也得有个油纸捻呀，你到外头打听打听，有那好点的姑娘，买几个调理调理，也好做买卖呀！

王老美（白） 咳，有这么个碴儿，昨儿个店里来了个贩子，带来个女孩子，人材倒是不错，就是他口太臭。

王九妈（白） 你糊涂哇，咱们这是做买卖，有货不愁客，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不如你就找他去，我们俩人对面说。

（王九妈下。）

王老美（白） 就是那么办。哪儿找去呀！他说是今儿个来，怎么还不来！

（卜乔上。）

卜乔（白） 你瞧，定规今儿个茶馆儿见，等了半天也没去，这哪儿找去！

王老美（白） 你找谁？

卜乔（白） 哟呵，碰见啦！

王老美（白） 又碰见啦！又直愣眼儿干吗？

卜乔（白） 咱们那个碴儿怎么样啦？

王老美（白） 哪么样，你这小子口太臭，那是办不到！

卜乔（白） 咳，这个事儿哪有言无二价的，只要您还价就不算打落。

王老美（白） 那么着，见你妈再说去吧。

卜乔（白） 谁妈呀！

王老美（白） 你进来吧！

（王九妈上。）

王九妈（白） 回来啦？

王老美（白） 过来，见见你妈！

卜乔（白） 怎么又来啦！

王九妈（白） 哟！这不是小卜子么？

卜乔（白） 可不是我吗！

王老美（白） 啊！认识吗？

王九妈（白） 这小子也花过我的钱。

王老美（白） 啊！你也是这里的虫儿呀？

卜乔（白） 得啦，别打哈哈啦！

王九妈（白） 你坐下。

卜乔（白） 坐着、坐着。您好哇？

王九妈（白） 好哇。我听说你有个女孩儿呀？

卜乔（白） 啊。

王九妈（白） 哎呀，哪儿拐来的？说实话吧！

卜乔（白） 咳，您就不用这么问啦。她是我女儿，管保这孩子对得起您哪就得啦！

王九妈（白） 保准儿呀？

卜乔（白） 没错。

王九妈（白） 我可得瞧瞧。只要好，我多少钱都花。老美呀，瞧辆车去！

王老美（白） 是。

（王老美下。王老美、车夫同上。）

王老美（白） 车来啦。

（王九妈上车。）

王九妈（白） 走哇！

（唱） 出得门来把车上，

店中去看美姑娘。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莘瑶琴上。)

莘瑶琴 (唱) 奴瑶琴住在招商店，
一路行程甚可怜。
怕的是爹娘遭大难，
抛下了女儿受孤单。
思前想后心辗转，
事到头来不周全。

(卜乔、王九妈、车夫同上。)

王九妈 (唱) 来在店外车轮站，

(车夫下，卜乔、王九妈同进门。)

王九妈 (唱) 见了姑娘把话言。
卜乔 (白) 姑娘过来，见见你九大妈！

莘瑶琴 (白) 啊，大娘！
王九妈 (白) 哎哟！罢啦、罢啦。姑娘，你叫什么呀？

莘瑶琴 (白) 奴姓莘，名叫瑶琴。
王九妈 (白) 你听见没有？你简直净造谣言么！

卜乔 (白) 咳，得啦、得啦！这都不是外人。

(卜乔向莘瑶琴。)

卜乔 (白) 我好容易才打听着你爹、妈，在他们这儿住了一夜，今儿早晨他们两口子上北
门有事去啦，大概晚上也就回来啦。

莘瑶琴 (白) 有劳大叔了！

卜乔 (白) 没什么。

王九妈 (白) 别打岔啦！
姑娘，你十几啦？

莘瑶琴 (白) 一十四岁。

王九妈 (白) 哟！十四岁？

莘瑶琴 (白) 正是。
王九妈 (白) 头是谁给你梳的？

莘瑶琴 (白) 自己梳的。

王九妈 (白) 脚哪？

莘瑶琴 (白) 也是自己裹的。

王九妈 (白) 哟！懂得爱俊啦！你瞧，天儿也不早啦，跟我到家里住去吧。一个姑娘家，在
店里多不方便哪，把你手用的东西都拿着，咱们走吧！

莘瑶琴 (白) 啊，爹爹，女儿去得么？

卜乔 (白) 哟！你们是至亲，连你爹妈都上她那儿去，怎么去不得！

王九妈 (白) 哟！孩子，你不知道，我跟你舅妈是亲姐妹。

(王九妈向卜乔。)

王九妈 (白) 你瞧车去！

卜乔 (白) 好。

(卜乔下。卜乔、车夫同上。)

卜乔 (白) 车来啦！

王九妈 (白) 走哇！

(唱) 姑娘只管放宽心，

(莘瑶琴、王九妈同上车。)

王九妈 (唱) 去到我家好看承。

(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邢权 (内白) 啊哈!
 (邢权上。)

邢权 (念) 买卖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白) 我, 邢权。在这三元油酒铺当了个小伙计, 有五六年啦。朱掌柜的瞧我也不错, 年下算账, 又给了我股买卖。这且不言。老掌柜的出去办货去啦, 铺子里的事儿托付我啦。天儿也不早啦, 挑幌子做买卖呀!

(秦良、秦重同上。)

秦良 (唱) 被困他乡讨了饭,
 秦重 (唱) 举目无亲好为难!

秦良 (白) 儿呀, 你我父子在东京时节, 也算富豪之家, 颇为方便, 常常施舍。如今进退无门, 落在乞讨之中, 思想起来, 好不伤心人也!

秦重 (白) 啊, 爹爹, 天有阴晴, 人有穷富, 事已至此, 且免悲伤。有道是: 苦极生荣, 吉人自有天相。

秦良 (白) 唉!

秦重 (白) 待孩儿上前求乞。
 啊, 掌柜的请了!

邢权 (白) 请了!

秦重 (白) 我们是东京汴梁人氏, 逃难至此, 行到此间, 腹中饥饿, 有劳掌柜的与我们取上两碗饭、一碗菜, 也就够我父子充饥的了。

邢权 (白) 您是外乡人, 不知道我们这儿的的风俗。我们这儿是卖香油、烧酒、芝麻酱, 您吃饭到饭馆儿才有。

秦重 (白) 唉, 父子落难穷途, 盘费尽空, 求掌柜的方便方便, 周济周济, 我父子也好充饥。

邢权 (白) 哦, 闹了半天, 你是个要饭的。你一边去吧, 连我们还吃窝头哪。你还要点儿菜啦饭啦的, 你瞧说的多容易!

秦良 (白) 苦哇! 想我父子落难穷途, 求乞无门, 好伤感人也!
 (朱十老上。)

朱十老 (唱) 人到七十古来稀,
 无儿无女甚惨凄!

秦良 (白) 苦哇!

朱十老 (白) 啊! 这老者为何在此落泪?

秦良 (白) 我们逃难至此, 无衣无食, 故而落泪。

朱十老 (白) 听你讲话, 不像此地人氏呀?

秦良 (白) 本来不是此地人氏。

朱十老 (白) 哪里人氏?

秦良 (白) 东京汴梁人氏。

朱十老 (白) 因何至此?

秦良 (白) 金兵作乱, 我父子逃难至此, 举目无亲, 受尽饥寒。

秦重 (白) 苦哇!

朱十老 (白) 啊! 这是何人?

秦良 (白) 乃是小儿。过来见过老丈。

秦重 (白) 小生拜揖!

朱十老 (白) 少礼少礼。请到铺中叙话。

秦良 (白) 怎好打搅!

朱十老 (白) 四海之中, 皆是朋友, 何分彼此? 请!

秦良 (白) 是, 老丈请!

朱十老 (白) 请!
 (秦良向秦重。)

秦良 (白) 进来!

(秦重欲进, 邢权拦。)

朱十老 (白) 嗯!

邢权 (白) 掌柜的回来啦? 您请, 您请!

朱十老 (白) 请坐, 请坐!

秦良 (白) 告坐。

朱十老 (白) 请问尊姓大名，在家做何生理？

秦良 (白) 我姓秦名良，乃汴梁人氏。向为官宦，家业小康。因金兵作乱，搅乱东京，天子迁都临安，我全家也逃难至此。不幸贱妻命丧中途，随带金银俱已失落。至此举目无亲，求乞无门，堪堪就要饥饿而死呀！

朱十老 (白) 哦，原来如此。君子落难，古之常理，何须悲泣。老先生若不嫌弃，就在这铺中暂居一时，待等平定，另想他计如何？

秦良 (白) 老丈如此恩德，我秦良何日得报！

朱十老 (白) 君子相交，何在一时。请坐，请坐！

秦良 (白) 哎呀，愧煞愧煞！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朱十老 (白) 我朱十老，久居临安，开设小小油坊，耐守暮年而已！

秦良 (白) 请问有几位令郎？

朱十老 (白) 唉！不幸糟糠早逝，老汉年已花甲，膝下无嗣。不过坐食待死，别无他望。

秦良 (白) 哎呀，这样善德之人，怎么乏嗣无后呢！啊，老丈，若不嫌弃，我秦良愿将小儿拜在你的膝下，作一螟蛉，以奉朝夕，望勿推却！

朱十老 (白) 哎呀，这如何敢当！

秦良 (白) 恩德相感，何必谦逊？

(秦良向秦重。)

秦良 (白) 过来拜过你爹爹！

秦重 (白) 遵命！

(唱) 秦重叩首遵严命，
从今朝夕儿奉亲。

朱十老 (白) 亲翁请来上坐！

秦良 (白) 有坐，有坐！

邢权 (白) 老掌柜收了儿子啦，您大喜！少掌柜的，我这儿有礼啦！

(朱十老向邢权。)

朱十老 (白) 预备酒饭去！

邢权 (白) 是。

(邢权下。)

朱十老 (白) 亲翁，从此你我异姓同居，如同一家，早晚吃碗安乐茶饭。如今我有了儿子，暮年我也有靠了哇，哈哈……

秦良 (白) 亲翁，我本当在此安居，怎奈贱内丧在中途，意欲回转故土，葬妻事毕，再来与兄相聚。

朱十老 (白) 待等贼乱平复再去，何行之速？

秦良 (白) 不是呀，贱妻中途殒命，尸身未葬，若待天长日久，恐尸体难觅。

朱十老 (白)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阻拦。来、来、来，这有白银一封，以做费用。

秦良 (白) 这……愧领，愧领！

朱十老 (白) 亲翁几时启程？

秦良 (白) 如今有了路费，我是即刻启程。

朱十老 (白) 邢权，看酒饭过来，我与亲翁饯行。

邢权 (内白) 来啦！

(邢权端酒饭上，摆，斟酒，下。)

朱十老 (白) 亲翁请！

秦良 (白) 叨扰了！

(唱) 多蒙亲翁施恻隐，
救我父子活命恩。
恩同再造话难尽，
胜似南海菩提心。

朱十老 (白) 亲翁！

(唱) 我看此子有福分，
后来必要显门庭。
人生际遇非等闲，
他日相逢叙旧情。

秦良 (唱) 秦良闻言喜气增,
另眼看待小娇生。
施罢一礼登路程,
父子今日两离分!

秦重 (白) 爹爹, 孩儿跪送了!

秦良 (白) 秦重, 为父此番回转家乡, 葬埋儿母亲尸灵, 多者一月便回。儿必须早晚殷勤侍奉儿的义父, 以报养育之恩。秦重!

秦重 (白) 爹爹!

秦良 (白) 我儿!

秦重 (白) 我父!

秦良、秦重 (同白) 唉, (儿) (爹爹) 呀!

秦良 (唱) 合家逃难到东京,
只望到此得安宁。
儿母中途丧了命,
今日骨肉两离分。
抛子非是父心忍,
为葬儿母亲死尸灵。
分别话儿说不尽,
(夹白) 秦重, 儿呀!
(唱) 义父台前奉晨昏儿要小心殷勤。
(秦良下。)

秦重 (哭) 爹爹呀……

朱十老 (白) 休得啼哭, 不日就要回来的呀。进来, 坐下!

秦重 (白) 是。

兰花 (内白) 啊哈!

(兰花上。)

兰花 (念) 做菜又做饭, 浆搗又洗涮。女大十八变, 奴家最好看。
(白) 老掌柜的, 您好哇?

朱十老 (白) 见过你少东人!

兰花 (白) 您不是没儿子么?

朱十老 (白) 我新收的义子。不必多言, 上前见过!

兰花 (白) 哎, 是个小白脸, 有了开心的啦! 少掌柜的, 我们这儿有礼啦!

秦重 (白) 少礼!

兰花 (白) 少掌柜的, 您有什么洗的只管言语, 我会做您哪!

秦重 (白) 好。

兰花 (白) 您有什么做的, 您也言语, 我也做您哪。

秦重 (白) 好。

兰花 (白) 哟, 怎么就会说这一句呀?

秦重 (白) 本来好么!

兰花 (白) 老掌柜的收了儿子啦, 我给您道喜啦!

朱十老 (白) 罢了。

兰花 (白) 从此往后哇, 我们俩人合心合意孝顺孝顺您哪, 您这可要享福啦!

朱十老 (白) 哈哈……正是:
(念) 我今收了螟蛉子,
秦重 (念) 孩儿朝夕奉严亲。
(朱十老、秦重、兰花同下。)

【第二十一场】

(卜乔、莘瑶琴、王九妈、车夫同上。王老美上, 迎。)

王九妈 (唱) 移来一棵摇钱树,
栽种自家聚宝盆。

(莘瑶琴、王九妈同下车，车夫下。王老美、卜乔、莘瑶琴、王九妈同进门。)

王九妈 (白) 张妈!

王老美 (白) 张妈!

张妈 (内白) 来啦!

(张妈上。)

张妈 (白) 什么事儿呀?

王九妈 (白) 打脸水，伺候洗脸，给她拢拢头、烫烫脚。

张妈 (白) 是啦。姑娘，随我来!

(张妈领莘瑶琴同下。)

卜乔 (白) 您瞧怎么着?

王九妈 (白) 将就着吧。

卜乔 (白) 您就别将就啦。给多少钱?

王九妈 (白) 这还值得了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

卜乔 (白) 真格的，这还不值几百两银子!

王老美 (白) 穷疯啦!

卜乔 (白) 穷也犯不上疯啊!

王老美 (白) 什么就几百两银子啊!

卜乔 (白) 您别听我说呀。您给多少钱?

王老美 (白) 不少给你，弄一封银子，这就便宜你。

卜乔 (白) 你真拿得出手来! 瞧瞧也值几十两，那哪儿成啊?

王九妈 (白) 得啦，我这儿还有体己钱二十两，给你拿去吧。

卜乔 (白) 得啦，你就给凑个整儿得啦。

王九妈 (白) 没够啦?

王老美 (白) 你犯财迷! 你哪儿来的女孩儿呀，拐子手拐来的! 你别走啦，咱们打官司啦!
走、走、走!

(王老美扯卜乔。)

卜乔 (白) 您瞧瞧，这犯不着急赤白脸啊。有，我拿着。没有，好说。这算什么? 明儿个见! 明儿个见!

(卜乔下。)

王老美 (白) 他妈的，你瞎了眼啦! 得啦，滚啦!

王九妈 (白) 怎么着?

王老美 (白) 滚啦! 这样儿人就得这么办。

王九妈 (白) 真有你的!

我说张妈，姑娘梳洗完了没有?

张妈 (内白) 梳洗完啦!

(张妈领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 (白) 卜大叔哪里去了?

王九妈 (白) 什么大叔，那不是你爹么?

莘瑶琴 (白) 他不是我爹爹!

王九妈 (白) 哎哟! 他不是你爹爹，那就莫怪啦。他得了我们五百两银子，把你卖给我们啦。

莘瑶琴 (白) 此话当真?

王九妈 (白) 啊! 那还有假的吗?

莘瑶琴 (白) 哎呀，卜乔，你好狠心哪!

(唱) 听一言来心惊震，
冷水浇头怀抱冰。

(哭头) 堪叹爹娘不知影，
爹娘啊!

(唱) 贼子毒狼陷奴身!

(哭) 喂呀!

王九妈 (白) 得啦，他已经走啦，你就别哭啦! 我们这儿也不能错待了你! 吃、喝、穿、戴，
缺不了你的。只要听说听道的，赶明儿个给你立个房头。像你这个模样小运
气儿错不了，遇见一个好客儿，你就享了福啦!

莘瑶琴 (白) 啊! 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你们是什么人家?

王九妈 (白) 我们这儿是秦楼楚馆，小名儿就叫南班子！你是我们银钱买来的，往后你就得给我们迎宾接客！

莘瑶琴 (白) 住了！我乃名门之女，怎能做此下贱之事！

王九妈 (白) 到了这儿，可由不了你！

莘瑶琴 (白) 我就是一死！

王九妈 (白) 嘿！先别拿这个死吓唬我。我告诉你，你乖乖儿地便罢。如若不然，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莘瑶琴 (白) 什么厉害？

王九妈 (白) 你这儿来。

(王九妈打莘瑶琴。)

王九妈 (白) 这就叫厉害呀！

(唱) 闻言不由我怒气生，
开口大骂小贱人。
你若不遵我的命，
教你皮破鲜血淋！

(王九妈打莘瑶琴。)

王老美 (白) 得啦、得啦，别打啦！人家孩子新来乍到，你就要真打。你看打得这个样子，你们这号儿人，太不懂人道啦！

王九妈 (白) 你瞧你，老虎带念珠，充什么假善人哪！

王老美 (白) 我说孩子，你也不好，既到了这个地方儿，你不认命成么？干这玩意儿，赔不了什么。一笑两龇牙，就吃香的喝辣的。心眼儿一活动，我们就沾光啦！别哭啦。

张妈，你再给擦擦脸，张罗弄点什么吃的去。

没人打你啦，别害怕啦，这比家里不强么？你要是吃长了，叫你回家，你都不回去！

莘瑶琴 (哭) 喂呀！

张妈 (白) 走吧，别哭啦！

(张妈领莘瑶琴同下。)

王九妈 (白) 你瞧她这翻滚不落架，可怎么好？

王老美 (白) 你呀，死打忘了疼。这玩意儿生板愣打眼儿——那不成啊！

王九妈 (白) 我们那会儿就不这样子！

王老美 (白) 你是什么骨头，那不能像你似的！人家根基在那儿，人家是好人家儿女。

王九妈 (白) 那我这两钱儿就白花了么？

王老美 (白) 有主意：你找刘四姨去，她是刘铁嘴儿呀，叫她一说就得啦！

王九妈 (白) 嘿，真有你的！不是你提醒，我还真把她给忘啦。对，我找她去。

王老美 (白) 这不结啦！

(王老美下。王九妈出门，边走边说。)

王九妈 (白) 咳！你瞧我们这碗饭难吃着哪：又得忍，又得狠，又得哄着，又得捧着，有一点儿不到哇，就许出婊子。简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得有。咳，难着哪！到啦。

四姨妈开门来！

刘四姨 (内白) 啊哈！

(刘四姨上。)

刘四姨 (念) 身当老娘婆，全凭嘴能说。找我无别干，收生带卸车。

(白) 哟！老姐姐来啦，家里坐！

王九妈 (白) 正要家里坐。

刘四姨 (白) 我说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滋毛儿来啦？

王九妈 (白) 滋毛儿你又不给肉吃！

刘四姨 (白) 你还想吃肉？

王九妈 (白) 找你有点儿事情。

刘四姨 (白) 有什么事呀？

王九妈 (白) 我买了一个女孩子。

刘四姨 (白) 多大岁数啦？

王九妈 (白) 十四岁啦。

刘四姨 (白) 多少钱买的？

王九妈 (白) 要一百两，七十两就办下来啦。

刘四姨 (白) 长得怎么样啊？

王九妈 (白) 嘿！一表人才。

刘四姨 (白) 得啦，你又有了摇钱树啦！

王九妈 (白) 唉！哪儿有那么称心的事！

刘四姨 (白) 怎么，又跑啦？

王九妈 (白) 这丧不丧啊？

刘四姨 (白) 那么怎么啦？

王九妈 (白) 这孩子脾气太大，她跟我犯起轴子，我也没法子，找你来啦。你给我劝劝她去吧！

刘四姨 (白) 哎哟，你是叫我给你劝孩子去呀？

王九妈 (白) 啊！

刘四姨 (白) 这可不是跟你说。你知道哇，我是刘铁嘴，能够说得罗汉思情、嫦娥想嫁。别管她是什么样儿的人，只要我这么一白话，她就得顺把。但有一件，咱们可得讲讲价儿！

王九妈 (白) 哟！咱们自己姐妹，我还能难为得了你么！讲什么价儿呀？

刘四姨 (白) 哎，亲是亲，财是财。我这会儿指这个吃，这叫买卖生意！

王九妈 (白) 哟！你怎么这么认钱不认人哪？

刘四姨 (白) 跟你就得这么办。

王九妈 (白) 那么我给你多少钱？

刘四姨 (白) 不讹你，你就给三十两银子。

王九妈 (白) 嗨！说几句话就三十两么？

刘四姨 (白) 这不算花你的，这是你省下来的。

王九妈 (白) 哎哟！在这儿等着我哪。

刘四姨 (白) 啊！你打算省下，那可不成啊！

王九妈 (白) 得啦。就那么办吧。只要说好啦，我还许多给哪。咱们走！

刘四姨 (白) 留个话儿。

柱儿！

刘柱儿 (内白) 哎！

(刘柱儿上。)

刘柱儿 (念) 溺尿和泥，放屁崩坑儿。醒了就吃，吃了就睡。

刘四姨 (白) 这倒不错，属狗豆子的——净吃不拉。

刘柱儿 (白) 哪儿去，跟人跑？

刘四姨 (白) 呸！我上你九大妈那儿去！

刘柱儿 (白) 给俩子儿！

刘四姨 (白) 怎么又要钱？

刘柱儿 (白) 看家钱！

刘四姨 (白) 拿去吧！我走啦，看着家！

刘柱儿 (白) 哎。

刘四姨 (白) 关上门！

刘柱儿 (白) 是啦。

(刘柱儿下。)

王九妈 (白) 走哇！

(唱) 人人道你刘铁嘴，

刘四姨 (唱) 这也不是对你吹。

王九妈 (唱) 用手拉定刘姐妹，

刘四姨 (唱) 你是一个臭乌龟！

(王九妈、刘四姨同下。)

【第二十二场】

(张妈、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 (南梆子) 可叹我青春女红颜薄命，
到如今遭大难甚是惨情。
恨卜乔恶贼子心肠忒狠，
他将奴卖至在烟花院门。
奴前思后又想无有投奔，
倒不如悬梁死命见阎君！

(王九妈、刘四姨同上。)
刘四姨 (唱) 姐妹二人把楼上，
果然一个美姑娘！

(王九妈向张妈。)
王九妈 (白) 姑娘干吗撅嘴？不用说，你招她生气来着！
张妈 (白) 我们多咱哪！
王九妈 (白) 搁着你的，我知道。
姑娘过来，见见你四姨妈。来呀！

刘四姨 (白) 哟！姑娘，你坐着吧。
(刘四姨向王九妈。)
刘四姨 (白) 你去你的吧，我们娘儿俩说说话儿，不用你这碍手拨拉脚的！
王九妈 (白) 哎，我给你们张罗茶去！
刘四姨 (白) 咳，要开水！
王九妈 (白) 是呀，反正不给你温吞水喝！
(王九妈下。)
刘四姨 (白) 姑娘，你多大岁数啦？
莘瑶琴 (白) 一十四岁了。
刘四姨 (白) 姓什么，叫什么呀？
莘瑶琴 (白) 姓莘，名叫瑶琴。
刘四姨 (白) 哪儿的人哪？怎么会到这儿啦？
莘瑶琴 (白) 乃东京汴梁人氏。我父莘善，也是诗书门第。只因胡儿造反，举家逃难，中途爹娘失散。可恨卜乔万恶贼子，将我卖与烟花院中，他们叫我学弹唱歌舞，是我不从，他就将我百般拷打，奴好命苦哇……

刘四姨 (白) 你别哭哇，你、你、你……可别哭啦。咳！你这么一哭哇，也勾起我的陈烦来啦。我今儿个是对景伤情啊！姑娘，我小的时候比你还苦哪，我打七岁上就叫拍花的把我给拍来啦，也是卖在这个地方儿，叫我学弹唱歌舞。琵琶丝絃，我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呀。天天她们哄着我，叫我迎宾接客。后来我就七抓八抓，积攒了点儿体己银子，我可就从良啦！

莘瑶琴 (白) 什么叫从良？
刘四姨 (白) 就是拿银子赎身，嫁夫找主，一夫一妻地过日子，这就叫从良。我想你跟我同病相怜，你呀，就认命吧。已经落在水里啦，你再想拔出腿去，那可就费了事啦。就满打你今儿个出去，也算是下水的人啦。你可知道靛缸里捞不出来白布？你不听他们的话，少不得他们要折磨你。咳！你就是寻死上吊也不成啊！你瞧，这四周有人在这儿看着你哪，他也不放过你去。你就想开了吧，你听我的话没错，你先学学琵琶、丝絃，弹唱歌舞的。以后自个儿留点儿心眼儿，攒点儿体己钱儿，自个儿赎身。一从良，找个合意的丈夫一过日子，往后也是一家子人家。长住了眼哪，你要遇见个好心眼儿的人儿，孩子，你那称心的日子在后头哪。我这个话全都为你，你要再思再想啊！

莘瑶琴 (白)
(西皮二六板) 呀！
听她言说得奴心中不定，
背转身来口问心。
自古红颜多薄命，
事到头来果是真。
暂且依从对她论，
尊一声妈妈听分明：
奴家日后若侥幸，

必要答报你的恩。
可叹女儿遭不幸，
还要照看女儿身。

刘四姨（白） 哎呀，我的宝贝儿呀！从今儿个，你就是我的女儿，听我的话没错儿。往后那王九妈也不敢虐待你。你要是受了委屈，只管告诉我，有妈妈我给你出气哪。

（刘四姨向张妈。）

刘四姨（白） 你不用跟我龇牙，还有你哪，要是待错了她呀，我撕不烂你！叫你们老板去！

张妈（白） 当家的！

王九妈（内白） 来啦！

（王九妈上。）

王九妈（白） 怎么着啦？

张妈（白） 四姨妈找您哪！

王九妈（白） 哎，我瞧瞧去。
劳驾、劳驾，说好啦？

刘四姨（白） 都说好啦，你可别错待了她！

王九妈（白） 哟！这是我的摇钱树，哪能错待了她呀！
宝贝儿呀，只要你听话，我不能错待你。
张妈伺候着，她要什么，给她什么！

刘四姨（白） 哎、哎！我还有句话说在头里，人之儿女，己之儿女，她今年才十四岁，你可别坑她！

王九妈（白） 是、是，我知道。

刘四姨（白） 可是这么着，不管远年近月，可得准人家赎身！

王九妈（白） 啊！哎，也成，只要给我三千银子！

刘四姨（白） 啊！三千银子，太狠了吧。你多少钱的本儿呀？

王九妈（白） 哎，我这是一本万利呀！

刘四姨（白） 那么，有三千两，可就得放人家，别说了不算！

王九妈（白） 她这会儿拿来都成。

刘四姨（白） 哪有那么痛快事呀！

王九妈（白） 少了可不成！

刘四姨（白） 得！有你这几句话就成。

（刘四姨向莘瑶琴。）

刘四姨（白） 听见没有？三千银子才能放你哪。好好在这儿吧！

王九妈（白） 张妈，伺候着点儿！

刘四姨（白） 我走啦。

王九妈（白） 不送啦。

刘四姨（白） 什么不送啦！我那个哪？

王九妈（白） 什么呀？

刘四姨（白） 家里怎么说的，我那三十两银子哪？

王九妈（白） 我哪儿有三十两啊！

刘四姨（白） 说了不算，我给你回脱了吧，我不负这个责任啦！

王九妈（白） 暖、暖、暖，咱们姐儿俩，何在乎金钱？来吧，我这儿有个镯子送给你吧。

刘四姨（白） 就这个“凉凉儿”的？

王九妈（白） 凉凉儿的，四个子儿哪！

刘四姨（白） 净拿这个蒙事！

王九妈（白） 这就是个信息，等明儿我有三十两银子再赎。

刘四姨（白） 就是吧。

王九妈（白） 走哇！

刘四姨（白） 哪儿去？大风大雨的，我还有话哪！

王九妈（白） 说吧。

刘四姨（白） 我将才可打听明白啦，人家虽不是宦门之后，也是根本人家。已经落在这步田地啦，人家可是认了命啦，你可不许虐待人家！你想，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拿人家的骨肉给你挣钱，你这叫良为娼，本来就有伤人道，你再虐待人家，你居心何忍！俗话说：人有人心，那个菜还有菜心儿哪！我说这话，你那心里放明

王九妈 (白) 白点儿！
 刘四姨 (白) 是，我们心里明白。
 王九妈 (白) 明白就好，死不到炕上。你给她起名儿没有？
 刘四姨 (白) 叫她美玉。
 王九妈 (白) 你叫她花魁，准得红！
 刘四姨 (白) 谢谢您的吉言。
 王九妈 (白) 正是：
 刘四姨 (念) 鸨儿留得方寸正，妓女自然有热心。
 王九妈 (念) 存心好善奴为首，忠厚我算第一人。
 刘四姨 (白) 你呀，怎么配哪，什么造的！
 (刘四姨、王九妈、莘瑶琴、张妈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三场】

(李二上。)
 李二 (念) 相爷寻快乐，特来选名花。
 (白) 来此已是，有人儿没有？
 (王老美上。)
 王老美 (念) 自家不够格儿，尽靠小老婆儿。每日无别事儿，天天去跑合儿。
 (白) 在下，王老美。自从花魁娘子一出手，天天车马盈门，游客往来不断，可称财源茂盛。天已不早，门口凉快凉快，不差什么该上人儿啦。
 (王老美见李二。)
 王老美 (白) 哪儿来的？
 李二 (白) 秦相府来的！
 王老美 (白) 爷爷请里边儿坐。贵姓？
 李二 (白) 姓李，行二。
 王老美 (白) 李二爷，有事么？
 李二 (白) 老相爷听说你们这儿有个花魁娘子。是么？
 王老美 (白) 是呀。
 李二 (白) 他老人家要瞧瞧，好缘分，她要去这趟，往后就许发财！
 王老美 (白) 这是好事呀，我得言语声。
 (王老美向内。)
 王老美 (白) 掌柜的！
 (王九妈上。)
 王九妈 (白) 什么事？
 王老美 (白) 秦丞相府李二爷来啦，说是老相爷要看看花魁娘子。你去见见他，周旋周旋，上和不如下睦，到哪儿都有个照应。
 王九妈 (白) 是呀，李二爷在哪儿？
 王老美 (白) 厅上坐着的就是。
 王九妈 (白) 哟！李二爷您好哇？我听说老相爷要看看花魁呀？没什么说的，多分心，府里规矩她不懂，您多照应点儿！
 李二 (白) 不用托付，没错儿，他那岁数还有什么？左不是招他一乐儿就得啦！
 王九妈 (白) 那么拜托您！
 李二 (白) 是啦。花魁哪？叫她收拾收拾就走吧。
 (王九妈向内。)
 王九妈 (白) 张妈，叫花魁收拾收拾，跟李二爷到秦相府去，快着点儿！
 (王九妈向王老美。)
 王九妈 (白) 你传轿子去！
 王老美 (白) 是啦。
 (王老美向内。)
 王老美 (白) 轿子来！
 (轿夫上。)
 王老美 (白) 我也跟去。

王九妈 (白) 你总得去。
 李二 (白) 你这个德行哪儿成?
 张妈, 扶姑娘上轿!
 (张妈、莘瑶琴同上, 同入轿, 同下。李二、王老美同随下。)
 王九妈 (唱) 看来花魁时运好,
 惊动了相府名望高。
 (王九妈下。)

【第二十四场】

(四家丁、院子、吴霸强同上。)
 吴霸强 (唱) 我父在朝为官宦,
 金银珠宝堆成山。
 (白) 某, 吴霸强。我父吴进禄, 随驾临安。我跟随爹爹到此, 每日消闲无事。闻得勾栏院中有一名妓, 名叫花魁, 不免前去寻个快乐。
 来!
 院子 (白) 有。
 吴霸强 (白) 带路!
 院子 (白) 是。
 吴霸强 (唱) 整日无事多潇洒,
 秦楼楚馆访名花。
 (四家丁、院子、吴霸强同走圆场。)
 院子 (白) 到啦。
 有人没有?
 (王老美上。)
 王老美 (白) 大爷来啦! 请里头坐。
 掌柜的!
 (王九妈上。)
 王九妈 (白) 什么事?
 王老美 (白) 有客来啦。
 王九妈 (白) 生人儿, 熟人儿?
 王老美 (白) 面生可疑。
 王九妈 (白) 不认识呀?
 王老美 (白) 没见过。
 王九妈 (白) 花魁喝酒喝得昏迷不醒, 这怎么办哪? 打发走吧!
 王老美 (白) 我也那么说。
 王九妈 (白) 哟? 大爷来啦。您贵姓?
 院子 (白) 他姓吴, 吴大人的公子吴大太爷。
 王九妈 (白) 吴大太爷您好哇?
 伙计, 倒茶!
 吴霸强 (白) 哪里有这些闲话! 我且问你: 你这里可有个花魁?
 王九妈 (白) 上秦丞相府啦。
 吴霸强 (白) 可要回来?
 王九妈 (白) 没准儿回来不回来。
 吴霸强 (白) 啊! 你吴太爷到此, 拿丞相府欺压某家不成!
 王九妈 (白) 谁肯拿财神爷往外推呀? 她实在没在家。
 院子 (白) 不听她这套, 咱们后头瞧瞧, 要是在家, 再跟她算账!
 吴霸强 (白) 好哇!
 (唱) 听一言来怒气发,
 花言巧语骗哄咱。
 人来带路后院查,
 欺骗某教你染黄沙!
 王九妈 (白) 哎哟! 吴太爷, 您别生气, 花魁实在没在家。等她回来, 我叫她好好地伺候您,

不留别的客，您瞧好不好？

(吴霸强踢王九妈。)

吴霸强 (白) 去你娘的！下次我来，若再慢待某家，要尔的狗命！带马！

(吴霸强上马。)

吴霸强 (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
(白) 走！

(四家丁、院子、吴霸强同下。)

王九妈、

王老美 (同白) 唉！

(王九妈、王老美同下。)

【第二十五场】

(秦重上。)

秦重 (唱) 为避兵灾离家乡，
我母中途一命亡。
父子羁旅无依傍，
幸从义父度时光。

(白) 小生，秦重，乃东京汴梁人氏。只因金兵犯界，阖家逃难临安。不幸母亲命丧中途，父子投亲无路。幸遇朱十老仁厚，爹爹命我拜在他膝下以为螟蛉义子。爹爹又往汴梁寻觅母亲尸骸去了。义父讨账未归，命我看守铺中。身子困倦，不免小睡片时。

(秦重睡。兰花上。)

兰花 (唱) 轻移莲步店房上，
只见秦重睡一旁。
上前将他拉一把，
待他醒来做商量。

(秦重醒。)

秦重 (白) 啊！你到此做甚？

兰花 (白) 少掌柜的，自从您到这儿来，您也瞧上我啦，我也瞧上您啦。要不价，今儿个趁着老掌柜的不在家，咱们俩人好一好吧！

秦重 (白) 暖！我爹爹不在家中，你就来讨厌！倘若被人看见，成何体统！

兰花 (白) 咳，老掌柜的不在家，伙计又出去送油去啦，这会儿家里没人，就是你我，趁这会儿咱们俩人亲热亲热！

秦重 (白) 呸！无耻的贱人，站远些！哼，岂有此理！

(兰花下。)

兰花 (白) 我把你个小挨刀儿的！我拿猪头找不出庙门来啦。有嘞，不定哪天，在老掌柜的跟前搬动是非，我要害不了你呀，算不了好老婆尖儿！

(唱) 小秦重说话不忖量，
不由人怨恨在心旁。
待等到邢权回铺往，
再寻个巧计做主张。

(邢权上。)

邢权 (唱) 我的香油卖得广，
四方主顾交易长。

兰花 (白) 哟！邢权，你回来啦？

邢权 (白) 哎。你一个人儿在这儿干什么哪？

兰花 (白) 你管哪！

邢权 (白) 那不成，必定有事。少掌柜的哪儿去啦？不用说，你们俩人准有勾当，不说实话，我告诉老掌柜的打你！

兰花 (白) 唉！别提啦，自从老掌柜的收了这个干儿子，当作掌上明珠，把你我看成粪土不如。所以我今儿个趁着老头子不在家，找你商量个主意，把秦重给轰出去，

邢权 (白) 往后这个铺子，不就是咱们俩人的了吗！

兰花 (白) 这话是真的？你没瞧上他，忘了我呀？

邢权 (白) 哟！咱们俩人交情在先，我还能冤了你吗！

兰花 (白) 对，咱们俩有交情。

邢权 (白) 你有主意没有？

邢权 (白) 有主意，早就想好主意啦！这不是靠节了么，老掌柜的还没算账，那柜里存着二百多银子，回头咱们把它拿出来，藏在秦重铺盖卷里。我再买把刀，给他掖在铺盖里头，等老掌柜的回来，我挑唆他算大账，必要查点银子。一找银子没有，我就假意着急，你就说我偷去啦，你一边儿加言加语，说要翻我的铺盖。翻我的没有，我再翻你的，你这儿一定也没有。翻来翻去，也就翻到他那儿啦，一瞧银子在他那儿，还有一把刀。到那时候咱俩在旁边儿再说几句有阴功的话，老掌柜的一生气，准得把他赶出去。你瞧这个主意怎么样？

兰花 (白) 好主意！就是那么办。

邢权 (白) 来，开柜拿银子，干起活来！

兰花 (白) 刀哪？

邢权 (白) 这儿哪。

兰花 (白) 买这把刀干什么？

邢权 (白) 还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买这把刀，我就是为你。

兰花 (白) 啊！好良心哪，安心不善！

邢权 (白) 啊！奸情出人命嘛！

兰花 (白) 嘿！真可以！

邢权 (白) 藏好啦。你上后头待着去，我等着老掌柜的算账。

(兰花下。朱十老上。)

朱十老 (唱) 越国大夫曾贸易，
孔门弟子作生涯。

邢权 (白) 老掌柜的回来啦。

朱十老 (白) 回来了。
兰花，看茶来！

兰花 (内白) 来啦！

(兰花上。)

兰花 (白) 您喝茶。

朱十老 (白) 秦重哪里去了？

兰花 (白) 后柜房睡觉哪！

朱十老 (白) 唤他前来！

兰花 (白) 你叫他去吧，我不搭理他！

邢权 (白) 哎，我们俩人好，我叫他去。
少掌柜的，醒醒儿，老掌柜的回来啦，那儿叫您哪！

秦重 (内白) 来了！

(秦重上。)

秦重 (念) 思亲常流泪，愁锁皱双眉。

(白) 爹爹在上，孩儿拜揖！

朱十老 (白) 罢了，坐下。

秦重 (白) 告坐。

朱十老 (白) 儿呀，不要烦恼，你爹爹不日就要回来，儿要长起精神才好。

秦重 (白) 是。

邢权 (白) 老掌柜的，就到节下啦，咱们该算算大账啦。

朱十老 (白) 你们算来！

邢权 (白) 是。
好啦，少掌柜的您算着，我报账。

秦重 (白) 待我算来。

邢权 (白) 先打东路的：佃客马家五十五，花柳巷梅家六百六，南厢高家七百七，扁担何家四百四，再打个四百四，西路酸梅乌家三百三，王七爷二百二，完啦。共合多少？

秦重 (白) 两千九百一十五吊。

邢权 (白) 再打入账：收张半疯二十五两，收钱家一百一十两，又收六十五两，共合多少？

秦重 (白) 二百两。

邢权 (白) 再打现钱共多少？

秦重 (白) 七百吊零五。

邢权 (白) 点点数目：少掌柜的点银子，我点现钱，五十吊一层，十四层零五吊，不错。银子数对不对？

秦重 (白) 啊！哪里去了？

邢权 (白) 怎么着啦？

秦重 (白) 哟！老掌柜的，银子没有啦！

朱十老 (白) 怎么银子无有了！哪里去了？

邢权 (白) 柜门没动啊！

兰花 (白) 咱们铺子没外人！不用说——

(兰花向邢权。)

兰花 (白) 必是你偷了去啦！

朱十老 (白) 是呀。

(朱十老向邢权。)

朱十老 (白) 必是你偷盗去了！

邢权 (白) 哎呀，老掌柜的，我从小儿就在您这儿，没偷过东西呀！您别冤枉人，我可不敢！

兰花 (白) 你不用装着玩，我得翻你！

邢权 (白) 哎，你翻吧！

兰花 (白) 哪个铺盖是你的？

邢权 (白) 这个就是我的！

兰花 (白) 我得打开瞧瞧！

邢权 (白) 你瞧吧！有吗？有吗？

兰花 (白) 没有。

邢权 (白) 没有哇，那可不成，我得翻你！

兰花 (白) 什么，你敢翻我？

邢权 (白) 说翻就翻！你的铺盖在哪儿？

兰花 (白) 在屋里哪！

邢权 (白) 屋里怎么着，我也得翻翻！

兰花 (白) 你翻哪！有怎么着，没有怎么着哇？

邢权 (白) 有就要了你的命！

(邢权翻铺盖。)

兰花 (白) 有么？有么？

邢权 (白) 没有哇！

兰花 (白) 没有怎么着？

邢权 (白) 没有拉倒。

兰花 (白) 你那叫放屁！

邢权 (白) 哎，别骂人哪！

兰花 (白) 那么，什么叫拉倒哇？

邢权 (白) 没有，可不是拉倒。

兰花 (白) 拉倒还他妈的卖房柁哪！

邢权 (白) 你瞧这个丧！

兰花 (白) 你乖乖儿地给我卷上！

邢权 (白) 得！您别生气，我给您卷上。

兰花 (白) 这不结啦！

邢权 (白) 嘿，真厉害！

秦重 (白) 老掌柜的，都找啦，没有。

朱十老 (白) 怎么无有？

邢权 (白) 您瞧吧，都翻到啦！

朱十老 (白) 这一个呢？

邢权 (白) 这个没动。
 朱十老 (白) 怎么?
 邢权 (白) 这是少掌柜的铺盖。
 朱十老 (白) 也要看看!
 邢权 (白) 不是, 刚才我就捅了个马蜂窝, 这我更不敢动啦!
 朱十老 (白) 只管打开!
 邢权 (白) 哎。这可是他叫我打开。哎哟, 嗨! 怎么有把刀哇?
 老掌柜的, 银子在这儿哪!
 朱十老 (白) 啊! 秦重啊, 老夫待儿亲同骨肉, 为何做此下流之事?
 秦重 (白) 这事孩儿一概不知, 爹爹不要狐疑呀!
 邢权 (白) 您那天没在家, 他还跟我们说那个来着哪。
 朱十老 (白) 哪个?
 邢权 (白) 大概是气话, 要弄把刀干什么哪! 这个, 我得辞活!
 秦重 (白) 哎呀, 爹爹呀, 不要误听逸言哪!
 朱十老 (白) 这个!
 兰花 (白) 什么? 我们给你使坏?
 老掌柜的, 他那儿有的是刀, 您就把我幸了吧! 省得我搬弄是非, 我可活不得啦, 我的妈呀!
 朱十老 (白) 呀呀呸! 想为父这样待你, 你竟生意外之心, 有道是: 人家骨肉贴不了自己身上。像你这样负义之子, 要你何用?
 邢权, 将他衣帽剥了下来, 赶他出去! 气死我也!
 邢权 (白) 兰花你出去吧, 别在这儿搅我们喽!
 秦重 (白) 唉!
 (念) 君子穷途运不济, 时衰反被小人欺。
 (白) 走!
 (秦重下。)
 兰花 (白) 得啦, 他走啦, 这个小挨刀儿的, 可恨透了我啦。
 老掌柜的, 您把银子收起来。
 邢权 (白) 呵, 这把刀冰凉梆硬, 飞快飞快! 老掌柜的, 您瞧多悬哪!
 兰花 (白) 真叫人可怕!
 邢权 (白) 他这个良心不好, 架不住老天不佑!
 (兰花向朱十老。)
 兰花 (白) 您歇着去吧。
 朱十老 (白) 唉!
 兰花 (白) 得啦, 别生气啦。
 朱十老 (唱) 墨染鹭鸶黑不久,
 粉涂乌鸦色不鲜。
 曲木煨直终须弯,
 养狼当犬守户难。
 (朱十老下。)
 邢权、
 兰花 (同唱) 今日称了你我愿,
 从此永效并蒂莲。
 (兰花、邢权同下。)

【第二十六场】

(秦重上。)

秦重 (念) 不是亲生子, 到底两看承。
 (白) 小生, 秦重。可恨邢权、兰花, 在义父跟前搬弄是非, 将我赶出门来, 却往哪里安身? 也罢! 我这油店买卖纯熟, 不免去到天裕油店, 寻找何九叔借一副油担, 做一小本经营, 也好糊口。正是:
 (念) 行行去去, 去去行行。

(白) 来此已是天裕油店。
何九叔哪里?
何九叔 (内白) 嗯咳!
(何九叔上。)
何九叔 (念) 买卖交易行仁义, 童叟无欺天不亏。
秦重 (白) 啊, 何九叔, 小生拜揖!
何九叔 (白) 罢了。到此何事?
秦重 (白) 只为邢权、兰花二人搬弄是非, 我义父听信谗言, 将我赶出来了!
何九叔 (白) 哦, 原来为此。待我送你回去就是。
秦重 (白) 我暂时不回去了。
何九叔 (白) 为何?
秦重 (白) 我看那邢权、兰花二人, 定有不明之事。我若回去, 他们必生祸端。若出了意外之事, 反为不美。我义父日久自明, 到那时回去, 也还不迟。
何九叔 (白) 依你便怎样?
秦重 (白) 何九叔借与小侄一副油担, 做一小本经营, 也好糊口。望求相助。
何九叔 (白) 这有何难! 我这里现有一副油担, 里面盛了四十斤香油, 你担了去卖, 卖了归钱就是。
秦重 (白) 是。多谢了!
何九叔 (白) 你可知卖多少钱一斤?
秦重 (白) 九百六一斤。
何九叔 (白) 多少钱一两?
秦重 (白) 六十钱一两。
何九叔 (白) 半斤?
秦重 (白) 四百八。
何九叔 (白) 倒是不错, 担了去吧。
(何九叔下。)
秦重 (白) 是。呵呵, 何九叔真是慷慨人也!
(唱) 仁人君子真慷慨,
借我油担做买卖。
秦重担油街头上,
担往大街去生财。

(秦重下。)

【第二十七场】

(秦良上。)
秦良 (唱) 离却临安忙似箭,
一心只想回家园。
(白) 卑人, 秦良, 乃汴梁人氏。不幸金兵作乱, 我全家逃难临安, 我妻中途命丧, 我父子又被强盗所劫, 银钱已空, 看看落在乞讨之中。幸蒙朱十老留住, 是我将秦重孩儿拜在他膝下作为义子。又蒙他赠我五十两纹银, 为此仍寻旧路, 搬取妻室尸骨, 将灵柩送回原郡便了!
(唱) 忆昔当年在故乡,
思想起教人泪洒胸膛。
实可恨金兵来犯上,
黎民涂炭遭了祸殃。
我全家逃难临安往,
结发妻中途一命亡。
我父子金银被贼抢,
看看求乞在路旁。
幸亏了朱老仁慈广,
待我父子好恩光。
秦重儿认为螟蛉子,

又送我银两回故乡。
但得妻墓整妥当，
送回故土保安康。

(秦良下。)

【第二十八场】

(秦重上。)

秦重 (唱) 走过大街并小巷，
人人称我卖油郎。
(白) 待我来敲打敲打。

(王老美上。)

王老美 (念) 日午正在晌，外头梆打梆。娘们儿留胡子，爷们儿要生养！

(王九妈上。)

王九妈 (白) 你这儿嚷嚷什么呀？
王老美 (白) 大白天晌午的，打更的就来啦，这不是没有的事么！
王九妈 (白) 说的是哪，出去瞧瞧。
咳！是干什么的？

秦重 (白) 小磨香油。
王老美 (白) 卖油的。
王九妈 (白) 你是卖油的？
秦重 (白) 正是。
王九妈 (白) 好不好？
秦重 (白) 真正小磨香油。
王九妈 (白) 卖多少钱一斤？
秦重 (白) 九百六一斤。
王九妈 (白) 倒不贵，打一斤吧。

(王九妈向王老美。)

王九妈 (白) 你拿瓶子去。
王老美 (白) 是。

(王老美拿瓶子。)

王老美 (白) 来，打一斤。准分量？
秦重 (白) 十六两。
王老美 (白) 味儿倒不错。叫她们姐妹也来打他的油吧！
王九妈 (白) 姑娘们来呀！

(四妓女同上。)

四妓女 (同白) 什么事？
王九妈 (白) 有个卖小磨香油儿的，油的价儿也不大，油还好，你们打他的油吧。

(四妓女同看。)

四妓女 (同白) 哎，咱们拿家伙去。

(四妓女同下。李二、轿夫同上。)

李二 (念) 相爷心烦闷，来找投心人。
(白) 有人么？

王老美 (白) 李二爷，里头坐。
李二 (白) 老相爷叫花魁赶紧去，命我拿轿子接来啦。
王九妈 (白) 是啦。

(王九妈向内。)

王九妈 (白) 张妈伺候着，秦相府拿轿来接花魁，换上轿子！

(四妓女同上。)

张妈 (内白) 是啦。
四妓女 (同白) 卖油的，多少钱一斤？
秦重 (白) 九百六。
妓女甲 (白) 我打半斤。

秦重 (白) 四百八。
 妓女乙 (白) 你打呀!
 (张妈、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 (唱) 虽然身落烟花门,
 陪伴俱是尊贵人。
 饮酒题诗高谈论,
 那琴棋书画唯我能。
 诸般事儿奴把心拿稳,
 秦相府内走一程。

(莘瑶琴上轿, 秦重看莘瑶琴。)

李二 (白) 张妈走吧!

(王九妈向李二。)

王九妈 (白) 叫您受累啦!

(莘瑶琴、轿夫、李二、张妈、王老美同下。)

妓女丙 (白) 我打四两。

秦重 (白) 打四两二百四。

四妓女 (同白) 给你钱。

(秦重遥望。)

秦重 (白) 哎呀, 妙哇!
 (唱) 秦重抬头用目看,
 好似仙女下凡间。
 怎得与她共同伴,

(秦重愣住。)

四妓女 (同白) 他有什么心事么! 咱们偷他点油吧。

(四妓女同偷油, 同下。)

王九妈 (白) 给你钱哪, 九百六, 拿去! 咳, 你不要钱啦?

(秦重惊觉。)

秦重 (白) 哎呀!
 (唱) 霎时魂灵飞九天!
 (笑) 哈哈……

(秦重接钱, 下。)

王九妈 (白) 这个小卖油儿的, 眼都应直啦。正是:
 (念)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自迷!

(王九妈下。)

【第二十九场】

(法空上。)

法空 (点绛唇)
 (白) 秋水长空, 落霞孤鹜, 看山谷, 唔呵! 异花奇木, 世人难登这三宝路。
 寒僧、乃上天竺寺住持法空是也。因往普陀山放戒参禅, 拜祷已毕。不免回往
 天竺, 看山林旷野, 树木森森, 秋风飒飒, 梧桐叶落, 好不凄凉人也!
 (混江龙) 只见那山崖崎岖路,
 层层叠叠登道途。
 俺须要参透了虚空,
 方见得西方接引。
 降龙伏虎大丈夫,
 怎比得我佛门极乐清福。

(法空下。)

【第三十场】

(秦重上。)

秦重 (唱) 这样的女子世间稀,

好似那嫦娥降瑶池。
 怎能够和她成连理，
 无人搭上那上天梯！
 (白) 口燥得紧。来此酒馆，沽饮几杯。
 酒家！
 酒保 (内白) 啊哈！
 (酒保上。)
 酒保 (念) 杜康能造酒，刘伶爱贪杯。
 (白) 哟！卖油的，我不打油哇。
 秦重 (白) 我是吃酒的。
 酒保 (白) 我这儿有，请里边坐。
 (秦重进店，放油担。)
 秦重 (白) 唉！
 酒保 (白) 您把挑子放顺了哇！
 秦重 (白) 你把它放顺了哇！
 酒保 (白) 照顾主，我就给您顺顺。用什么酒？
 秦重 (白) 有什么酒？
 酒保 (白) 莲花白，玫瑰露，老白干儿。
 秦重 (白) 我且问你：面湖的那座楼房，是什么人家？
 酒保 (白) 那是秦楼楚馆，就是勾栏院。
 秦重 (白) 哦！那三层楼上弹唱歌舞的，就是勾栏院？
 酒保 (白) 哎，那是老爷们玩乐的地方。
 秦重 (白) 我且问你：我方才看见有一位女子，轻盈体态，窄窄金莲，乘轿而去，她是何人？
 酒保 (白) 你连她都不知道！好，我告诉你：此女乃汴梁人氏。自幼读书，琴、棋、书、画，笙、管、笛、箫，无不精通。容貌有倾国之色，接待的都是卿、侯、将、相，公子、王孙。绅商、富户，多有交结不上的。她是赫赫闻名的花魁娘子么！
 秦重 (白) 哦，她就是花魁娘子！
 (秦重拍酒保。)
 酒保 (白) 咳，这是我！
 秦重 (白) 酒家，我宿她一宵，要多少钱？
 酒保 (白) 多少钱就行啦。得十两银子！
 秦重 (白) 十两银子不多呀！
 酒保 (白) 咳！他这是汗憋的吧。你当花十两银子就够啦？那还有酒饭钱，伙计、老妈钱，还得花个七两八两的哪！
 秦重 (白) 好酒两壶！
 酒保 (白) 是。
 有量啊！
 酒到。
 秦重 (白) 唔，好酒！
 酒保 (白) 真正高原封！
 秦重 (白) 呵呵，好一个美人哪！
 酒保 (白) 在哪儿哪？
 秦重 (白) 你看她眉清目秀。
 酒保 (白) 谁呀，说我哪？
 秦重 (白) 粉面桃腮。
 酒保 (白) 你说我哪？
 秦重 (白) 樱桃小口，朱唇一点。
 酒保 (白) 我成了猪乖乖啦！
 秦重 (白) 哎呀，美人哪！
 酒保 (白) 你怎么着，瞧上我啦！
 秦重 (笑) 哈哈……
 (唱) 美人生得多清雅，

容颜娇丽貌如花。
体态轻盈甚潇洒，
美人哪！
(白)
(唱)
酒保 (白) 触目魂飞心爱她。
秦重 (白) 你倒是怎么回事？
酒保 (白) 就花它十八两！
秦重 (白) 我说你是怎么啦，怎么净说梦话？
酒保 (白) 在此吃酒，什么说梦话！
秦重 (白) 别价。听我说：咱们是小买卖，挑几根儿绳，上磨肩膀儿，下磨脚掌儿，赚俩钱儿不容易，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爬高！你要是这么一胡思乱想，不就算漂流了吗？总是剩俩钱儿养家才好！
酒保 (白) 我知道。酒钱在此，我去了。
秦重 (白) 哎，趁早去吧！
酒保 (白) 花魁呀！
秦重 (白) 我躲远着点吧，扑着不是玩的！
(酒保下。)
秦重 (唱) 好一美貌女娇娃，
令人时刻想念她。
(白) 好个花魁娘子呀！你看她粉面桃腮，胜似芙蓉，樱桃小口，朱唇一点，杨柳腰儿，窄窄金莲，令人可爱，哎呀，令人可爱。哎，我想人生在世，若得花魁共枕同眠，真真是快事，也不枉空活一世呀！哎呀，方才那酒保言道：那花魁接待的都是些公子王孙、官宦人家子弟，她未必肯接待我卖油郎吧？哎呀，痴心妄想！哎，我想那王八犊儿，乃是奴颜婢膝之辈，他们只看银钱分上，只要我有银钱，不怕他不接待于我。对，只要有钱，怕他不接待于我！哎，秦重啊秦重！你又来了，你做这小本经营，哪里赚得来那十数两纹银，得近那花魁娘子，你这不是痴心妄想么？只恐今生今世不能够了！唉，不能够了！哎呀，真真难得见的花魁娘子！唔，有了，我将每日卖油钱积它一分银子，一天一分银子，十天一钱银子，一月就是三钱银子。一月三钱银子，一年就是三两六钱银子。一年三两六钱银子，若积攒三年，是三三见九，三六一十八，是十两零八钱银子，可以够得见那花魁娘子的了。我若积二钱银子吧，只需半年也就够了。我若再多积些银子，哪需半年，足以够得见那花魁娘子的了。唔，我就是这个主意。与它个长长的工夫，耐耐的性儿，无有不能如愿的。有道是：
(念) 铁棒磨绣针，功到自然成。
(白) 香油哇！
(秦重下。)

【第三十一场】

秦良 (内白) 走哇！
(秦良上。)
秦良 (唱) 屋漏反遭连阴雨，
行船恰遇顶头风。
(白) 唉！我秦良指望回转家乡，埋葬老妻，不想行至中途，又被万恶贼子将路费抢劫去了！如今不能回转东京，如何是好？也罢！不免去到三元油酒店，将此事说与我儿知道便了。
(秦良走圆场。)
秦良 (白) 来此已是。
啊，掌柜的哪里？
(邢权上。)
邢权 (白) 什么人哪？
秦良 (白) 掌柜的，你把我忘怀了。我名秦良，我儿秦重，是这铺中朱老丈的少掌柜的，哈哈……
邢权 (白) 好哇！你就是秦良，我们老掌柜的正要找你哪！秦重在这儿看守自盗，暗藏钢

刀，要想刺杀义父，我们老掌柜的把他轰出去啦！你今天又来做接手来啦？我不瞧你是个老头子，告诉掌柜的，把你送到衙门去！你还不走开？这是怎么话儿说的！

(刑杈下。)

秦良 (白) 哎呀！
(唱) 这是我时衰运不通，
父子不能重相逢！
(白) 唉！想我秦良时衰运败，骨肉分离。我儿乃是仁义之子，焉能作出那样不才之事？如今被屈遭逐，大凉无处栖身，终难保全。唉，我一人活在世上也是无味。也罢！不免去至树林，寻个自尽便了！
(唱) 事到如今无投奔，
怎不教人好伤情！
咬定牙关往前进，

(秦良走圆场。)

秦良 (唱) 思想娇儿泪双淋。
人活百岁也是死，
(哭头) 我的儿呀！
(白) 罢！

(秦良自缢。法空上。)

法空 (唱) 远望林中短见人。

(法空救秦良。)

法空 (白) 施主醒来！
秦良 (唱) 适才已到枉死城，
耳旁又听有人声。
强打精神把目睁，
见一师父面前存。

法空 (白) 你这人姓甚名谁，为何寻此短见？

秦良 (白) 哎呀，师父哇！我姓秦名良，乃东京汴梁人氏。因金兵犯境，我举家逃难，来到临安，妻氏中途命丧，盘费尽空，堪堪落在乞讨之中。幸蒙朱十老收留，是我将亲生之子拜在他膝下以为螟蛉义子，又蒙他送我五十两银回转家乡，行至中途，又被强人劫去。二次去往朱十老家中，寻找我儿，闻人言道：我儿偷盗银两，暗藏钢刀，意欲刺杀义父。想我儿乃仁义之子，焉能作出这样不才之事！如今被屈遭逐，打量性命难保。我一人虽活在世上，也是无味，不如一死，倒也瞑目甘心哪！

法空 (白) 哦，原来为此。想人生在世，何须轻生！既是异乡之人，不如随我出家，悟道参禅，修修来世。

秦良 (白) 既是师父肯度弟子，情愿舍身出家，受弟子一拜！

法空 (白) 不消。

秦良 (白) 请问师父法号，宝刹何处？

法空 (白) 贫僧乃上天竺寺住持法空是也。前山便是寺院，随我前去！

(唱) 慈航普度来接引，
西方极乐度群生。

秦良 (唱) 多谢师父发恻隐，
搭救弟子活命恩。
皈依三宝有根本，
情愿削发入佛门。

(法空、秦良同下。)

【第三十二场】

(秦重上。)

秦重 (笑) 哈哈……
(唱) 幸喜买卖多茂盛，

日积月累许多银。
 (白) 且喜近来买卖茂盛，积攒了许多银两，不免到何九叔那里称上一称，看有多少数目，也好会那花魁娘子。来此已是天裕油店。
 啊，何九叔可在里面？

(何九叔上。)
 何九叔 (内白) 嗯咳！
 (何九叔上。)
 何九叔 (念) 温良恭俭让，让中能取利。仁义礼智信，信内可求财。
 秦重 (白) 啊，何九叔！
 何九叔 (白) 秦重到此何事？
 秦重 (白) 托九叔洪福，小侄买卖茂盛，赚了些什么，烦劳九叔与我称上一称。
 何九叔 (白) 拿来。
 伙计们，称称这是多少银子？

(何九叔递幕内。)
 店伙计 (内白) 二十二两六钱银子。
 何九叔 (白) 二十二两六钱银子。怎样用法？
 秦重 (白) 十两一包，四两二包，二两的两包，馀下的换些零用钱。
 (何九叔向内。)
 何九叔 (白) 照数包来！
 店伙计 (内白) 银子包好，拿去。
 何九叔 (白) 是。
 来、来、来，银子如数包好，拿去。
 秦重 (白) 有劳了。
 何九叔 (白) 无妨。
 (何九叔下。)
 秦重 (白) 且喜银子足用，不免到钱塘会那花魁便了！
 (唱) 称心的事儿今可享，
 一心要会美娇娘。
 (秦重下。)

【第三十三场】

(王九妈上。)
 王九妈 (白) 天儿不早啦，该上人儿啦，门口瞧瞧。
 (秦重上。)
 秦重 (白) 来此已是。
 妈妈！
 王九妈 (白) 你不是秦卖油郎么，怎么不卖油啦？今儿个打扮起来，是逛会去，还是探亲戚家去呀？
 秦重 (白) 特来拜望妈妈来了。
 王九妈 (白) 拜望我来啦？那么，请里面坐吧！
 秦重 (白) 请！
 王九妈 (白) 请坐、请坐！
 秦重 (白) 有坐。
 王九妈 (白) 我说你找我有何心事么？
 秦重 (白) 我要会会花魁娘子。
 王九妈 (白) 哟！你要会花魁？你也不打听打听得多少钱！就是卖了你的油挑子，也不够半宵的开销呀！
 秦重 (白) 哦，会那花魁要几百两银子？
 王九妈 (白) 财大气粗哇，不用几百，十两就得！
 秦重 (白) 十两不多，拿去！
 王九妈 (白) 有味，真挂劲呀！就这十两还不成，还没有酒饭钱开销呀！
 秦重 (白) 要多少？

王九妈 (白) 四两。
 秦重 (白) 四两? 拿去!
 王九妈 (白) 他有钱哪! 还得说: 饭钱有啦, 还没有伙计、老妈子的钱哪, 你就不破费破费么?
 秦重 (白) 用多少!
 王九妈 (白) 既是要会花魁的客, 还能少花了钱吗, 随你便吧!
 秦重 (白) 二两。
 王九妈 (白) 真大方啊! 有嘞, 我也得跟他张个嘴, 这都有啦, 还没给我打出来哪!
 秦重 (白) 你么, 我倒晓得, 三十钱足矣!
 王九妈 (白) 你别拿我打哈哈, 要是不把我运动好, 你甭打算见花魁!
 秦重 (白) 是呀, 总管事的在这里呢! 这有二两银子, 妈妈吃杯茶就是了。
 王九妈 (白) 这还不差什么。
 秦重 (白) 花魁今在何处? 请来一会。
 王九妈 (白) 今儿个可不成!
 秦重 (白) 怎么?
 王九妈 (白) 没在家。
 秦重 (白) 哪里去了?
 王九妈 (白) 上李学士家陪酒去啦。
 秦重 (白) 明日?
 王九妈 (白) 明日也不成。
 秦重 (白) 怎么又不成?
 王九妈 (白) 黄翰林家约她游湖去, 后天还有张善人家请客约她作诗, 都没时间回来!
 秦重 (白) 如此, 几时才能得会呢?
 王九妈 (白) 他是你赶到这个日子口上了么! 这么着吧, 你大大后儿再来吧。
 秦重 (白) 是。只要妈妈肯与成全, 就是一年我也愿等。
 王九妈 (白) 哎, 你这个打扮儿可别来呀!
 秦重 (白) 怎么?
 王九妈 (白) 你得换件华丽点儿的衣裳, 假充官宦家的样子, 那才成哪!
 秦重 (白) 是、是、是。
 王九妈 (白) 慢着, 你还得改姓!
 秦重 (白) 我为见花魁, 还要改姓?
 王九妈 (白) 不是呀, 你要说姓秦, 那都知道你是秦卖油郎啊! 她嫌你油脂麻花的, 不肯接你, 你的银子不是白花了么!
 秦重 (白) 我姓什么呢?
 王九妈 (白) 你想想哪个姓儿发财!
 秦重 (白) 金。
 王九妈 (白) 对啦, 金店是发财的买卖, 叫什么哪?
 秦重 (白) 必正。
 王九妈 (白) 这倒不错, 必周必正。记着, 去吧!
 秦重 (白) 是。告辞! 正是:
 (念)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笑) 哈哈……
 (秦重下。)
 王九妈 (白) 哎哟! 您瞧这年轻的人儿可怎么好, 到了这地方儿花钱还认头。正是:
 (念) 春来处处百花新, 蜂蝶纷纷竞争春。
 (王九妈下。)

【第三十四场】

(法空、秦良同上。)

法空 (唱) 惊醒尘埃名利客,
 唤回苦海梦中人。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白) 师父!
 法空 (白) 带路大雄宝殿!
 小和尚 (白) 是。
 (小和尚、秦良、法空同走圆场。法空向秦良。)
 法空 (白) 拜过佛尊!
 秦良 (白) 是。
 法空 (白) 秦良, 我今赐名悟静, 随为师戒堂落发!
 秦良 (白) 是。
 法空 (唱) 尔今皈依三宝地,
 无缘难入大乘门。
 一心无二尘不染,
 法轮常转拜佛尊。
 (小和尚、秦良、法空同下。)

【第三十五场】

(王九妈上。)
 王九妈 (唱) 秦楼楚馆多潇洒,
 我的生意甚发达。
 (白) 我, 王九妈。日前秦卖油郎来到这儿, 要会花魁, 我指望拿大话把他碰回去。谁想他真拿出十两银子来, 我又不好回他, 是我跟他一开单子, 他如数都拿出来啦, 闹得我也没法子啦。是我应了他个日子, 大概今儿个他还得来。门口儿望看望看。
 秦重 (白) 走哇!
 (秦重上。)
 秦重 (唱) 心中有事多牵挂,
 时时刻刻惦记她。
 (白) 妈妈!
 王九妈 (白) 哎, 你来啦?
 秦重 (白) 花魁可在家?
 王九妈 (白) 没在家。
 秦重 (白) 怎么又不在家?
 王九妈 (白) 天天在家里搁车, 我吃什么?
 秦重 (白) 又往哪里去了?
 王九妈 (白) 俞太尉接她赏雪去啦。
 秦重 (白) 可要回来?
 王九妈 (白) 到时候还不回来吗!
 秦重 (白) 什么时候回来?
 王九妈 (白) 今天总要回来的。
 秦重 (白) 妈妈, 我今日可能见着?
 王九妈 (白) 你等我想想。
 秦重 (白) 是。
 王九妈 (白) 哎, 我看你也很着急, 空了你好几天啦, 今儿个倒成。花魁大概掌灯后就可以回来啦。你能等就等, 不能等咱们再改日子。
 秦重 (白) 小可情愿等候。
 王九妈 (白) 那么进来吧。
 秦重 (白) 是。
 王九妈 (白) 请坐! 我给你拿酒去, 叫几个姐妹陪着你。
 (王九妈向内。)
 王九妈 (白) 姑娘拿酒来!
 (丑丫头捧酒上。)
 丑丫头 (白) 酒来啦。
 王九妈 (白) 拿过来。

丑丫头 (白) 我给您斟上。
 秦重 (白) 不消了。姑娘请回房歇息去吧。
 丑丫头 (白) 我再敬您一杯。
 秦重 (白) 足矣，够矣。请便吧！
 王九妈 (白) 去吧！
 丑丫头 (白) 嘿！你瞧，稀罕你哪！谁不知道你是卖油的，你打算换了衣裳就不认识你啦！
 哼！

(丑丫头下。)

王九妈 (白) 你喝呀！
 秦重 (白) 妈妈请！
 王九妈 (白) 真格的，你姓什么呀？
 秦重 (白) 姓秦哪！
 王九妈 (白) 不对，忘了不是！
 秦重 (白) 我姓什么？
 王九妈 (白) 姓金！
 秦重 (白) 哎，不错，姓金！
 王九妈 (白) 你是干什么的？
 秦重 (白) 做官的！
 王九妈 (白) 对啦！记着，别忘啦！再喝几杯。
 张妈 (内白) 花魁回来啦！
 王九妈 (白) 哟！花魁回来啦，你真好造化！
 (莘瑶琴、轿夫、张妈、王老美同上，轿夫、张妈、王老美同下。)
 莘瑶琴 (白) 妈呀，这是俞太尉赏的，收下呀！
 王九妈 (白) 你真是妈妈的活宝贝儿！你瞧，这儿有客等着你哪。
 莘瑶琴 (白) 哪一个？
 王九妈 (白) 是一位阔少爷，姓金。前好些日子就拜访你，你去见见去吧。
 莘瑶琴 (白) 儿酒醉无神，不耐烦了。
 王九妈 (白) 好乖乖，你看在妈妈的面上，应酬应酬吧。
 莘瑶琴 (白) 是。
 客官万福！
 秦重 (白) 娘子，小生还礼。
 莘瑶琴 (白) 看酒来！
 王九妈 (白) 酒在这儿哪。
 秦重 (白) 哎、哎，酒在此！
 莘瑶琴 (白) 自饮几杯。
 王九妈 (白) 主不请，客不饮。

(莘瑶琴饮酒，醉。)

秦重 (白) 醉了！
 (王九妈向内。)
 王九妈 (白) 张妈，扶到楼上歇歇儿吧。
 (张妈上，扶莘瑶琴同上楼，入帐，同下。)
 王九妈 (白) 官人请吧，到暖阁中去坐。
 (王九妈、秦重同走圆场，同上楼，王九妈拿茶壶放桌上。)
 王九妈 (白) 你喝茶在这儿哪。
 秦重 (白) 不消了。妈妈请便。
 王九妈 (白) 可是这么着，花魁可吃醉啦，你可要老成点儿！
 秦重 (白) 知道。

(王九妈下。【起初更鼓】。)

秦重 (念) 秦重上楼房，仔细看端详：名人好字画，花卉挂满墙。
 琴棋桌案放，鲜花甚清香。中间红罗帐，好一美娇娘！
 (唱) 床上锦被闪云缎，
 地下铺的红绒毡。
 好似月里蟾宫殿，

巫山仙女下凡间！
 (笑) 哈哈……你看花魁娘子卧在床上，犹如酒醉杨妃一般！喏，这粉面桃腮，朱唇一点，梦中带笑，令人可爱。哎呀，妙哇！
 (唱) 看她睡着暗藏春，
 红颜薄命女多情。
 轻盈体态风流品，
 天姿国色美佳人。

(【起二更鼓】。)

秦重 (白) 哎呀，且住！我想花魁娘子，陪伴的俱是公子王孙、官宦子弟，不想我卖油郎今晚也来在此处，与她同寝共枕，我好不快哉乐哉也！
 (唱) 得会美人同欢笑，
 我比襄王福分高。
 上床将她怀中抱，
 (白) 不可！
 (唱) 唐突娇娘罪难饶！
 (白) 不可！我想她乃酒醉之人，我和她行什么云雨，寻什么快乐！待她醒来知觉，也落得无趣。唔，此事非君子所为，必须放老成些才是。

(【起三更鼓】。)

秦重 (白) 呀，夜已深了，你看她和衣而卧，这数九寒天，若冻坏了她，那还了得！有了，那旁有大红锦被，待我取来与她遮盖遮盖。
 (秦重取被与莘瑶琴盖，看炉火。)

秦重 (白) 不好，炉中火也灭了。我想她醉后口干，醒来必要吃茶。茶若寒了，娘子吃了无益，这便怎么处？也罢，我不免将茶壶抱在怀中温暖。她醒来要吃，也好解渴！

(【起四更鼓】。)

莘瑶琴 (唱) 睡梦之间干渴盛，
 (白) 不好，我要吐！
 秦重 (白) 哎呀，不好！她要呕吐，若吐在床上，岂不玷污了被褥？也罢，我将衣袖盛了吧！
 莘瑶琴 (白) 我要吐！
 秦重 (白) 娘子请吐！
 (莘瑶琴吐，秦重以衣接之，将衣收藏一边。)

莘瑶琴 (白) 我要吃茶！
 秦重 (白) 有、有、有。
 (秦重斟茶，莘瑶琴饮。)

莘瑶琴 (唱) 呕恶气味实难闻。
 口干舌燥渴难禁，
 (白) 我要吃茶！
 秦重 (白) 有、有，娘子请用茶。
 (莘瑶琴饮茶。)

莘瑶琴 (白) 还要吃！
 秦重 (白) 有。
 (莘瑶琴饮茶。)

莘瑶琴 (唱) 温茶饮下可安神。
 秦重 (白) 娘子可还要么？哎，又睡了！
 (唱) 娘子适才把茶饮，
 翻身她又睡沉沉。
 有心与她来亲近，
 乘人醉后太无情。
 且坐一旁把她等，

(【起五更鼓】。)

秦重 (唱) 不觉天已交五更。
 莘瑶琴 (唱) 昏昏沉沉神不定，

醒来好似又还魂。
强睁二目来观定，
呀！
(白) 你是何人上楼庭？
(唱) 你是哪里来的？
秦重 (白) 我是昨晚陪伴小娘子来的。
莘瑶琴 (白) 大红锦被是何人与我遮盖的？
秦重 (白) 是小可与娘子遮盖的。
莘瑶琴 (白) 奴家可曾呕吐？
秦重 (白) 不曾吐。
莘瑶琴 (白) 恍惚吃过茶来！
秦重 (白) 不错，是小可防备小娘子酒后口渴，故而将茶暖在怀中。娘子果然吐了要茶，蒙娘子不弃，饮了两杯香茶。
莘瑶琴 (白) 哦，是你暖的香茶？
秦重 (白) 是。
莘瑶琴 (白) 难得呀，难得！脏巴巴的我吐在哪里了？
秦重 (白) 这！小可恐娘子玷污了被褥，我将衣袖盛了。
莘瑶琴 (白) 你的衣袖现在在哪里？拿来我看！
秦重 (白) 肮脏的很，不看也罢。
莘瑶琴 (白) 你只管拿来！
(秦重取衣，莘瑶琴看。)
莘瑶琴 (白) 可惜一件好衣服，与你玷污了！
秦重 (白) 这是小可衣服，有幸得沾娘子馀沥。哈哈……
莘瑶琴 (白) 难为你一片好心，叫奴心下何忍！君子请坐！
秦重 (白) 有坐。
莘瑶琴 (白) 请问君子尊姓高名？
秦重 (白) 我姓金名必正。
莘瑶琴 (白) 可有功名？
秦重 (白) 这个！
莘瑶琴 (白) 呀！
(唱) 听他言语不一样，
其中必定有行藏。
奴家低头心暗想——
(莘瑶琴背躬。)
莘瑶琴 (白) 我看此人有些面善，好像哪里见过。哦我倒想起来，是我那日在楼上观看山景，看见街上有一卖油儿郎，好像此人。
(莘瑶琴细看秦重。)
莘瑶琴 (唱) 果然他是卖油郎。
秦重 (白) 呀！
(唱) 一言指破行藏相，
愧煞男儿脸无光。
莘瑶琴 (白) 你且坐下！
秦重 (白) 是。
莘瑶琴 (白) 我听你讲话不像此处人氏，因何到此？说与我知。
秦重 (白) 小可乃东京汴梁人氏，我父曾为官宦，因金兵作乱，打破东京，逃难至此。
莘瑶琴 (白) 你也是东京汴梁人氏，因避兵灾，逃难至此么？
秦重 (白) 是。
(莘瑶琴背躬。)
莘瑶琴 (白) 我与他同病相怜了。
(莘瑶琴向秦重。)
莘瑶琴 (白) 你奔到此地，可有亲眷？
秦重 (白) 因举目无亲，小可只得在街市上卖……
(秦重欲言又止。)

莘瑶琴 (白) 卖什么?

秦重 (白) 卖油。

莘瑶琴 (白) 你既做小本经营, 积下银子, 总该养家立业的才是。哪里来得许多银钱, 到此放荡?

秦重 (白) 小可只身一人, 并无家小, 那日见娘子在楼上观看山景, 容颜娇丽, 体态轻盈, 小可心下思慕久矣。今得与娘子一会, 我愿足矣!

莘瑶琴 (白) 只是奴夜来酒醉, 不曾接待于你, 你空折许多银子, 岂不懊悔?

秦重 (白) 娘子天上神仙, 小可服侍不周, 但求不见责怪, 已为万幸。

莘瑶琴 (白) 如此, 他日还要来么?

秦重 (白) 他日不来了。

莘瑶琴 (白) 好哇! 这烟花巷乃是倾家败产之地, 奉劝君子不必前来。

秦重 (白) 是。小可领会。

莘瑶琴 (白) 来、来、来, 奴这里有白银一封, 君子拿去, 以做资本, 莫对人说。

秦重 (白) 娘子厚赐, 小可断乎不敢领受。

莘瑶琴 (白) 不妨。奴的银钱来得容易, 你只管收下。

秦重 (白) 如此, 愧领了!

莘瑶琴 (唱) 我看你是真君子,
温柔典雅也出奇。
奴家今晚慢待你,
诸般话儿记心里。

秦重 (唱) 深蒙娘子开导语,
秦重焉敢再痴迷!
(白) 告辞了!

(秦重拿衣。)

莘瑶琴 (白) 这件衣服, 我叫人浆洗干净还你吧。

秦重 (白) 粗衣自会浆洗, 不烦娘子费心。告辞!

莘瑶琴 (白) 奴家奉送!

秦重 (白) 不敢劳步。

莘瑶琴 (白) 请吧!

(秦重、莘瑶琴同下楼。)

莘瑶琴 (白) 君子请转。

秦重 (白) 娘子讲说什么?

莘瑶琴 (白) 你他日可要来呀?

秦重 (白) 他日不来了。

莘瑶琴 (白) 不来了? 请吧!

秦重 (白) 告辞!

莘瑶琴 (白) 啊, 秦郎请转!

秦重 (白) 娘子何事?

莘瑶琴 (白) 银两可收好了么?

秦重 (白) 收好了。

莘瑶琴 (白) 收好了。去吧!

秦重 (白) 多谢了!

莘瑶琴 (白) 啊, 秦郎!

秦重 (白) 怎么?

莘瑶琴 (白) 这件衣服, 待我浆洗好了还你吧!

秦重 (白) 不消不消, 我自己浆洗。

莘瑶琴 (白) 如此, 你不来了?

秦重 (白) 不来了。

莘瑶琴 (白) 不送了!

秦重 (白) 请回吧!

(莘瑶琴、秦重同欲下, 同回顾。)

莘瑶琴 (白) 请慢行!

秦重 (白) 请回吧!

(莘瑶琴进门，上楼。秦重回顾，徘徊下。)

莘瑶琴 (白) 咳，天下有这样好人！又老成，又忠厚，又知情识趣！唉，难得，难得呀，正是：
(念) 阅尽章台畔，教人转断肠。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莘瑶琴下。)

【第三十六场】

(兰花上。)

兰花 (唱) 兰花女独自里自思自想，
思想起那秦重美貌才郎。
朱十老每日里茶闹饭嚷，
我怎能出罗网奔走他乡！

(邢权上，拍兰花。)

邢权 (白) 咳，你一个人儿在这儿干什么哪？不用说，想情人，在这儿思春哪？
兰花 (白) 呸！你别胡说啦。你瞧，自从把秦重赶走，指望除了个眼中钉。没想到这会儿老掌柜的茶吵饭闹，多咱才能逃出来呀！

邢权 (白) 这事算什么呀！我早有了主意啦。

兰花 (白) 有什么主意啦？

邢权 (白) 你别瞧他这么大油店，没存货，就是柜里头那二百现银子，这个铺子现时就算支持着。再说你吧，跟那老头子，不明不暗，算怎么回事！说你是内掌柜的吧，他又没给你开脸，你倒是谁呀？活了半辈子啦，连个称呼都没有。还有一说，老头子那个岁数，你跟他还享得了什么福？倒不如咱们俩人把柜里头那二百两银子偷出去，远走高飞，老头子一着急，准得呜呼哀哉。等他死啦，咱们再回来，重整旧业，你瞧这个主意怎么样？

兰花 (白) 这个主意倒不错，就怕有人骂。

邢权 (白) 咳，只要有财发，还管它那个哪！

兰花 (白) 就这么办。

(兰花看钱柜。)

兰花 (白) 哟，柜门锁着哪！

邢权 (白) 好锁架不住三鞋底！

(邢权开锁。)

邢权 (白) 开啦，拿走！

兰花 (白) 我拿不了！

邢权 (白) 找个包袱，我背着趁夜走！自己破谜儿自己猜，又得便宜又卖乖。

(邢权、兰花同下。)

【第三十七场】

(强盗甲、强盗乙同上。)

强盗甲 (念) 自家没得干，

强盗乙 (念) 路劫也吃饭。

强盗甲 (白) 我循环。

强盗乙 (白) 我报应。

强盗甲 (白) 你瞧，数九寒天，咱们还耍着单儿哪。趁着月暗无光，咱们得做几号买卖换换季啦。就这么冻着，我受不了啦！

强盗乙 (白) 你受不了，谁搁得住哪！山坡底下溜达溜达！

(强盗甲、强盗乙同下。)

【第三十八场】

邢权、
兰花 (内同白) 走哇！

(内同南锣) 离却了临安城、我二人趁夜行，
(刑权、兰花同上。)

刑权、
兰花 (同南锣) 不顾高低路不平。
白得了二百银，
找个地方去藏身。
我二人、过几春，
吃喝得安宁。

(强盗甲、强盗乙同上，强盗甲、强盗乙同打死刑权，兰花怕。)

强盗甲 (白) 喂！小媳妇，跟我走吧！
强盗乙 (白) 什么，跟你走？那可不成。见一面，分一半儿！
强盗甲 (白) 那怎么分哪？这么着吧！
(强盗乙打兰花。)

兰花 (白) 哎呀！
(兰花死。)

强盗甲 (白) 咱们谁也别要！
强盗乙 (白) 这倒干脆！咱们搜搜腰儿。
(强盗甲、强盗乙同搜刑权、兰花腰。虎形上，扑，强盗甲、强盗乙同惊。)

强盗甲、
强盗乙 (同白) 我的妈呀！
(强盗甲、强盗乙同逃下。虎形追下。)

衙役甲、
衙役乙 (内同白) 啊哈！
(衙役甲、衙役乙同上。)

衙役甲 (念) 地方变乱，人民不安。
(白) 伙计请啦！
衙役乙 (白) 请啦。
衙役甲 (白) 你瞧，从打乱后，就没得安静，不是套白狼的，就是打杠子的，本县太爷分派得紧，今儿个咱们的班儿，留点儿神。走！
(衙役甲、衙役乙同走圆场。)

衙役乙 (白) 啊！什么？死尸！
衙役甲 (白) 这儿还有一个！
衙役乙 (白) 瞧瞧，一男一女！
衙役甲 (白) 这事有缘故，必是拐带。要不，怎么到这地方儿来啦！
衙役乙 (白) 说的是哪。唔，好眼熟！
(衙役乙细看。)

衙役乙 (白) 这是三元油店的伙计。
衙役甲 (白) 这个哪？
衙役乙 (白) 这个呀，咳，这就是朱十老收的那个使唤丫头。
衙役甲 (白) 哎，得啦！这就不用说啦，是他们两个通奸作弊，打算要偷跑，遇见吃青的啦，绝不能没东西，搜洗搜洗。嗨！这小子背这个沉甸甸的包袱还没丢！
衙役乙 (白) 他身上还没凉哪，必是刚死。
衙役甲 (白) 管他哪！这俩绝不是好人，怎么办？吏不举，官不究，把他俩拉山涧里喂狼吧！
这个包袱，咱们哥儿俩分肥！
衙役乙 (白) 别价，这不是好财！再说朱十老为人怪不错的，咱们交个朋友，也是好的。
衙役甲 (白) 就这么办。那么这俩东西算白死？
衙役乙 (白) 哎，他们俩是找死呀。
衙役甲 (念)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
衙役乙 (念)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衙役甲、衙役乙同下。)

【第三十九场】

(朱十老上。)

朱十老 (白) 兰花，烹茶来！兰花，烹茶来！咳，贱人哪！

(唱) 年老无嗣绝后代，
无人侍奉苦难捱。

(白) 老汉，朱十老。只因秦重去后，邢权、兰花二人行踪诡秘，甚有可恶之处。至今想起，秦重被逐，一定是他二人诡计。老汉追悔无及，不由得忧思成病。我喊叫兰花数声烹茶，竟自不应，必是到前面柜上去了，待我去打这个贱人一顿，消消我的气闷。

兰花！

啊，油店大门怎么开了？

邢权！

啊，邢权怎么也不见了？哎呀，必有事故！银柜门也开了。

(朱十老看银柜。)

朱十老 (白) 银子不见了！且住！这一定是兰花、邢权通奸作弊，盗去铺中二百两纹银。此时叫我怎生周转，怎不气死我也！哎呀！

(朱十老吐。)

朱十老 (白) 呜噜噜噜……

(朱十老昏倒。衙役甲、衙役乙同上。)

衙役甲 (念) 莫道无结果，报应在眼前。

(白) 来此已是朱十老的油店。进去进去！

朱掌柜的！

怎么没人哪！

(衙役甲看。)

衙役甲 (白) 老掌柜的这是怎么啦？

衙役乙 (白) 闭过气去啦。

衙役甲 (白) 快搬！快搬！这幸亏咱们来啦，这必是叫他们给掐死过去的。

朱掌柜的醒醒！

朱十老 (唱) 霎时间不由人咽喉气塞，
昏沉沉渺茫茫魂魄转来。
强挣扎睁开眼秦重何在？

衙役甲、
衙役乙 (同白) 朱掌柜的！

朱十老 (唱) 心怔怔少精神懒把头抬。

衙役甲 (白) 老掌柜的，您是怎么啦？

朱十老 (白) 哎呀，二位呀！只因邢权、兰花二人勾串，将我铺中二百两纹银竟自盗去逃走，如今我怎能周转？好不急煞人也！

衙役乙 (白) 就为这件事情，那您就别着急啦，您的银子没丢。

朱十老 (白) 怎么？

衙役乙 (白) 哪儿呀，今儿个，我们哥儿俩值班儿，走到山脚底下，忽见男女二尸。一瞧是您这儿的伙计，身上还背着个包袱，里头有二百现银子，原封未动，给您拿回来啦，您瞧瞧是不是？

朱十老 (白) 哎呀，果然不错！难得二位这片好心。喏，请！

(朱十老取银。)

朱十老 (白) 二位拿去吃杯茶吧！

衙役甲 (白) 您这不是骂人么！要是您的，还不如不给您送来好不好！您当我们当官人的就不交朋友啦！吃您的日子在后头哪。

朱十老 (白) 如此，承情了！

衙役甲 (白) 好说。老掌柜的，我们听说您不是收了儿子了么，哪儿去啦？

朱十老 (白) 唉！我自恨见识不明，误听了邢权、兰花之言，将秦重赶出去了。如今若有秦重在此，焉能如此！

衙役乙 (白) 既是您这么说，我们再把把他找回来，您还能收留他不能？

朱十老 (白) 若得如此，我死也甘心！

衙役乙 (白) 那好极啦。

(衙役甲向衙役乙。)

衙役甲 (白) 这么办，我这儿看着老头儿，你到外头找他儿子去，劝他他务必回来才好。

衙役乙 (白) 是啦。但得一步地，何必不为人！

(衙役乙下。)

朱十老 (唱) 眼前若有秦重在，
我纵然一死有人埋。

(朱十老、衙役甲同下。)

【第四十场】

(秦重上。)

秦重 (唱) 与花魁分别后时刻不忘，
又蒙她赠银两开导秦郎。

(白) 小可，秦重。自那日与花魁娘子会面之后，叫人时刻难忘。蒙她赠我银两，又开导我那番言语，实乃诚心，我也不好再去。只是我静坐房中，想起故土，好不焦闷人也！

(唱) 思故土一时间难以回往，
又不知老爹尊奔走何方！

(衙役乙上。)

衙役乙 (白) 哎，我说那不是秦掌柜的么？

秦重 (白) 哎、哎、哎，是我。

衙役乙 (白) 怎么今儿个不做买卖啦？

秦重 (白) 四方主顾俱是按日送油，平日不卖了。

衙役乙 (白) 那就是啦。怎么这会儿你不在三元油店啦？

秦重 (白) 唉！我义父听信邢权、兰花谗言，将我赶出来了。

衙役乙 (白) 咳，你别提啦。这会儿邢权、兰花他们俩人都遭报啦。偷了柜上二百银子逃跑啦。走到山坡儿底下，遇见打杠子的啦。俩人的性命也呜呼哀哉啦。可巧是我们的班儿，正巡到山坡儿底下，忽见男女二尸。还有包袱，里头有二百银子，我们发现是他们俩给朱老头儿送回去啦。他那儿正急得要死哪，这会儿，老头儿后悔啦，想你，烦我找你回去。你可得回去。那老头儿待人不错呀。你要是不回去，人家可就要谈论你啦！

秦重 (白) 既是我义父病中思念，我当即速回去。

衙役乙 (白) 好啦，咱们这就走。

秦重 (白) 有劳了！

(唱) 忽听说我义父病中思想，
为人子尽孝道理所应当。

(秦重、衙役乙同下。)

【第四十一场】

(朱十老、衙役甲同上。)

朱十老 (唱) 病沉沉无子女膝前奉养，
恨邢权与兰花起下不良。
幸得有好宾朋送回银两，
又想起小秦重后悔悲伤！

(衙役乙、何九叔、秦重同上。)

秦重 (唱) 说与了何九叔一同而往，
义父病顾不得两足奔忙。

衙役乙 (白) 来吧，老掌柜的在这儿哪！

(秦重跪哭。)

秦重 (白) 哎呀，爹爹呀！

衙役甲 (白) 老掌柜的，您儿子回来啦！

朱十老 (白) 哎呀，儿呀！

(唱) 一见秦重跪埃尘，
追悔从前痛在心。
可恨邢权兰花行不正，
逸言离间父子情。
幸得老天有报应，
犹如枯树又逢春。
父子团圆重相会，
秦重儿，哈哈，哎呀！

(白)
(朱十老吐。)

朱十老 (白) 呜噜噜噜……
(唱) 三魂渺渺赴幽冥！
(朱十老死。)

秦重 (白) 哎呀！
(唱) 父子相逢未谈论，
须臾之间赴幽冥。
哭一声老义父叫之不应，
泪洒千行湿满衣襟。

衙役甲、
衙役乙 (同白) 少掌柜的别哭啦，人已经死啦，总算见着面啦，强似叫邢权、兰花把他气死不是！你瞧，这是邢权、兰花偷走的银子，又都叫我们给拿回来啦，原封未动，你先给老掌柜的办事要紧。

秦重 (白) 唉！难得众位热心，我这有一封银子，烦劳大叔与我爹爹买口棺木成殓。

何九叔 (白) 是，交与我了。

秦重 (白) 这封银子送与二位，以为酬谢。

衙役甲、
衙役乙 (同白) 暖！老掌柜的要送，我们就推辞啦，怎么你又来啦！

秦重 (白) 二位不要辜负我一番诚意！

衙役甲、
衙役乙 (同白) 这哪儿使得！

秦重 (白) 莫非嫌轻？

衙役甲 (白) 暖！这哪儿使得！
(衙役甲向衙役乙。)

衙役甲 (白) 他是真心诚意，咱们收下吧。

秦重 (白) 还要二位帮助办理丧仪。

衙役甲 (白) 得啦，你就不用管啦！先把他停起来再说吧！
(衙役甲、衙役乙、秦重、何九叔抬朱十老同下。)

【第四十二场】

莘善 (内白) 妈妈，随我来！
(莘善、阮氏同上。)

莘善 (唱) 想当初在东京何等安享，
也算是富豪家乐享安康。
金兀术二次里东京来抢，
只杀得军与民血水汪洋。
我举家逃出了天罗地网，
也不知我女儿身落何方。
夫妻们挨街讨饭苦处难讲，
思想起倒教我泪洒胸膛！

阮氏 (唱) 见员外只哭得泪如雨降，
这遭遇非等闲且免悲伤。
我女儿虽失去必有天相，
他日里自有那相逢时光。

莘善 (唱) 昔日里有一位苏武丞相，
困北番受苦难朝夕牧羊。
临安城众善人何处去访，
无有人搭救我困死异乡！

(白) 唉！妈妈，你我夫妻逃难至此，白日之间，挨街讨要，到了夜晚破庙安身。这几日风雪交加，你我夫妻无衣无食，也只好冻饿而死。也罢！你我夫妻跪在街上叫花叫花吧。

(唱) 唉！哀告仁人君子，善心的老爷们：我名叫莘善，妻子阮氏，乃东京人氏，离乡逃难，来此临安，无亲无友，落在乞讨之中。望求仁人君子，好心的善人，周济我夫妻几文铜钱，保全性命，感念善人恩德匪浅也！

(唱) 夫妻们跪街前苦苦哀告，
尊一声众君子细听根苗：
家住在东京城逃难来到，
每日里挨街讨无有下梢。
施舍我几文钱恩多义好，
搭救我夫妻们性命二条。
我哭哭一声众君子！
我叫叫一声众善人！
哀告善心的老爷们救我们活命，
晨昏叩首把香来烧。

(秦重上。)

秦重 (唱) 送罢了义父归了葬，
想旧情令人泪千行！

(白) 啊，那一老丈，为何跪在街前叫哭？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莘善 (白) 哎呀，恩人哪！我名叫莘善，妻子阮氏，东京人氏。只因胡儿造反，我夫妻逃难至此，落在穷途之中，沿街乞讨，无人施舍，思想起来，好不惨伤人也！

秦重 (白) 哦，既是异乡之人，你且不要啼哭，我周济你们就是。

莘善 (白) 爷爷请上，受我夫妻一拜！

秦重 (白) 怎敢当此一拜！

莘善 (唱) 自古道行善人不在老少，
怀大义人忠厚寿比天高。
有一日我莘善时运来到，
不忘你救命恩万古名标。

(白) 请问恩人尊姓大名，哪里人氏？

秦重 (白) 我姓秦名重。也是东京人氏，逃难至此。你我乃是同乡。

莘善 (白) 恩人，恩人！

秦重 (白) 随我来！

莘善 (白) 是。

(唱) 有一日我莘善时来运到，
不忘你救命恩愿把香烧。

(衙役甲、衙役乙、何九叔同上。)

何九叔 (白) 秦官人回来了？

秦重 (白) 回来了。有劳众位照看门户！

何九叔 (白) 这是何人？

秦重 (白) 乃是我们乡亲。

(秦重向莘善。)

秦重 (白) 见过众位！

莘善 (白) 众位有礼了！

衙役甲、
衙役乙、
何九叔 (同白) 还礼。贵姓啊？

莘善 (白) 不敢，在下莘善，内人阮氏。

衙役乙 (白) 哎呀，老两口儿，请坐请坐！

衙役甲 (白) 饭也得啦，咱们吃饭吧。
 秦重 (白) 请来用饭。
 莘善 (白) 众位请来上座。
 衙役乙 (白) 得啦，咱们隔席不让，您这边，我们那边。
 衙役甲 (白) 您请着。
 莘善 (白) 多谢了！
 (唱) 多感谢秦官人情义甚好，
 救活我夫妻们恩广义高。
 衙役乙 (白) 您用饱啦？
 莘善 (白) 多谢了！
 衙役甲 (白) 咱们拾开。
 秦重 (白) 有劳了！
 何九叔 (白) 秦官人，诸事已毕，你还要整理整理铺中，做买卖要紧。
 秦重 (白) 是。
 衙役乙 (白) 你还得添人哪？
 秦重 (白) 我意欲就烦我那乡亲在此，管理管理账目，你看如何？
 何九叔 (白) 我看这人倒也忠厚可靠，待我问来。
 啊，莘老丈，秦官人意欲烦你在铺中替他料理账目，你意如何？
 莘善 (白) 多感成全之恩，愿效犬马之劳。
 何九叔 (白) 忒谦了哇。秦官人，莘老丈答应了。
 秦重 (白) 甚好，甚好。
 衙役乙 (白) 您多辛苦吧，我们走啦。
 秦重 (白) 有劳了！秦重不送了。
 (何九叔、衙役甲、衙役乙同下。)
 秦重 (白) 老丈你与我灌四十斤香油，我送往天竺寺去。
 莘善 (白) 待我送去吧。
 秦重 (白) 我自有心愿，必须亲自送去。
 莘善 (白) 是。
 担过来了。
 秦重 (白) 我就此去也！
 (唱) 为心愿担香油亲自前往，
 秉虔心到天竺祈祷烧香。
 (秦重下。)
 莘善 (笑) 哈哈……
 (唱) 自古道行善人当有善报，
 咱夫妻同协力共把心操。
 但愿得将油店生意做好，
 小官人成家业快乐逍遥。

(莘善、阮氏同下。)

【第四十三场】

(秦良上。)

秦良 (二黄原板) 叹秦良年纪迈削发为僧，
 想起了以往事好不惨情。
 在汴梁我一家何等欢庆，
 遭不幸金兀术反上东京。
 结发妻丧中途尸无踪影，
 父子们到临安穷苦伶仃。
 朱十老行方便扶危济困，
 将秦重认义子以为螟蛉。
 又赠我银两故乡回奔，
 行至在中途又遇着强人。

莫奈何回铺中与我儿送信，
又闻言我的儿暗藏刀、谋刺义父，朱十老将秦重逐出门庭，小娇儿无投奔必丧残生！

我秦良在松林要寻自尽，
多亏了老禅师救入佛门。
将身儿且把这大佛殿进，
参拜了老菩萨顶礼香焚。
求佛尊显灵应多多感应，
保佑着我秦门后代之根。
叩罢头抽身起一旁养静，
每朝夕诵经文大乘至诚。

(小和尚领秦重挑油担同上。)

秦重 (二黄散板) 上天竺担油担一心秉正，
急忙忙走过了叠叠山林。

小和尚 (白) 三元店送香油来啦。

秦良 (白) 哦，你送油来了，这是多少斤？

秦重 (白) 四十斤。

秦良 (白) 小沙弥将油收下，账房算钱。

小和尚 (白) 是。

(小和尚挑油担下。)

秦重 (白) 啊，师父，这是哪位佛祖？

秦良 (白) 如来佛，文殊、普贤二位菩萨。

秦重 (白) 原来如此。

弟子叩求菩萨，大发慈悲，保佑弟子呵！

(西皮摇板) 求菩萨发慈悲多多感应，
我父子早相逢酬谢神灵。

(小和尚挑油担上。)

小和尚 (白) 油收下啦，香油钱也支下来啦。

秦良 (白) 交付与他！

小和尚 (白) 是。
给你油钱。

秦重 (白) 有劳了！

(秦良看油担。)

秦良 (白) 啊，你这油桶上面，为何写着秦重字样！

秦重 (白) 我原是汴梁人氏，姓秦名重，故而写着秦重字样。

秦良 (白) 啊，你是我儿秦重？

(秦重愣。)

秦良 (白) 为父秦良在此！

秦重 (白) 哎呀，爹爹呀！

秦良 (唱) 我一见小娇儿心痛难忍，
不由得年迈人泪洒衣襟。
梦不想父子们在此相认，
这才是老菩萨大显神灵。

(白) 儿呀，你这几年在哪里存身？

秦重 (白) 自从爹爹去后，义父待儿恩重如山。可恨邢权、兰花二人，定下诡计，在儿义父跟前搬动是非。我义父听了一面之词，将儿赶出门来。是孩儿求乡邻何九叔帮助，负担卖油为生。自儿去后，那邢权起下不良之心，勾通兰花盗物逃走。儿义父思虑成病，又命人寻儿回去。后来儿义父病故，孩儿将他送老归土，仍在油店安身。爹爹为何削发为僧？

秦良 (白) 唉，为父行在中途，又遇贼盗将盘费劫去，回到油店，那邢权言道：你已经被逐，不知下落。是为父一时心窄，去往松林寻死。正要自缢，又被老禅师救了性命，故而削发为僧！

秦重 (白) 如今父子相逢，随儿回到油店去吧！

秦良 (白) 我今皈依三宝，倒也清静自在，再不想回去了！
 秦重 (白) 爹爹若不回去，孩儿岂不心悬两地？也罢，孩儿也不回去了，就在此朝夕侍奉爹爹吧！
 秦良 (白) 难得我儿一片孝心，随为父禅堂见过禅师便了！
 秦重 (白) 是。
 秦良 (白) 弟子有请师父！
 (法空、二小和尚同上。)
 法空 (念) 悟静禅堂一声请，未卜先知早已明。
 秦良 (白) 弟子参拜！
 法空 (白) 不消，莫非骨肉相逢？
 秦良 (白) 正是。弟子小儿求见师祖。
 法空 (白) 唤他进来！
 秦良 (白) 是。
 (秦良向秦重。)
 秦良 (白) 儿呀，进来见过师祖！
 秦重 (白) 参见师祖！
 法空 (白) 不消。我看此子品相端正，大贵之相，日后必有吉兆。悟静，如今你父子相聚，还有尘缘未满，且随你儿下山去吧。
 秦良 (白) 弟子既已出家，就不回家了。
 法空 (白) 不是呀，你子今岁红鸾星照命，待他联姻之后，你再回山。听我指示！
 (唱) 我看此子有福分，
 后来必要显门庭。
 待他成就婚姻事，
 那时你再回山林。
 秦良 (白) 谢师父！
 (法空、二小和尚同下。)
 秦良 (唱) 未卜先知老师尊，
 他道我儿必联姻。
 直言无隐定有准，
 父子一同下山林。
 (秦良、秦重同下。)

【第四十四场】

(莘善上。)
 莘善 (西皮散板) 当年在家有根本，
 只因逃难受苦情。
 小官人搭救我的命，
 一秉至诚报大恩。
 (秦良、秦重同上)
 秦良 (西皮散板) 我儿做事真聪明，
 葬埋义父理当行。
 但愿买卖多茂盛，
 且到铺中看分明。
 莘善 (白) 官人回来了？
 秦重 (白) 回来了。
 秦良 (白) 这是何人？
 秦重 (白) 姓莘名善，也是汴梁人氏，与儿照料油店的。
 莘善 (白) 这位老师父是谁？
 秦重 (白) 乃是我父。
 莘善 (白) 哎呀，老东家到了。
 妈妈快来！

(阮氏上。)

阮氏 (白) 何事?
 莘善 (白) 老东家来了, 你我上前谢恩!
 阮氏 (白) 是。
 莘善 (白) 啊, 老东家请上, 受我夫妻一拜!
 (西皮二六板)
 莘善夫妇跪流平,
 尊一声师父听分明:
 昔日家住在东京,
 阖家逃难受苦情。
 小官人为人心慈顺,
 深感他天高地厚恩、搭救我这难中人。
 你父子相逢天缘定,
 真乃是枯树又逢春, 堪称佛门善人!
 秦良 (唱) 你夫妻不必礼恭敬,
 诸事还求你看承。
 金兵作乱遭不幸,
 理当扶助同乡人。
 莘善 (白) 恩同再造, 实在难得!
 秦良 (白) 不要过誉了。
 秦重 (白) 爹爹请到后面歇息。
 秦良 (白) 大家来呀! 哈哈……
 (秦良、秦重、莘善、阮氏同下。)

【第四十五场】

(吴霸强上。)
 吴霸强 (引子) 武艺高强, 习弓马, 血气方刚。
 (念) 少年英雄壮, 膂力似金刚。爱习拳和棒, 跨马称豪强。
 (院子、四家丁同暗上。)
 吴霸强 (白) 某, 吴霸强。我父吴进禄, 随驾临安。自到此地, 倒也逍遥自在。只是连日闷坐书斋, 哪里忍耐得下! 不免到怡春院, 约花魁去往西湖赏雪一回。
 家院!
 院子 (白) 有。
 吴霸强 (白) 带马伺候!
 院子 (白) 是啦!
 吴霸强 (唱) 闷坐书斋心烦恼,
 想起花魁女多娇。
 家院带马前引道——
 (吴霸强上马。四家丁、院子同下。)
 吴霸强 (唱) 西湖赏雪走一遭。
 (吴霸强下。)

【第四十六场】

(王九妈上。)
 王九妈 (唱) 自从花魁得了病,
 教人日夜甚忧情。
 (白) 我, 王九妈。自从花魁女儿接待卖油郎之后, 茶也不思, 饭也不想, 天天儿坐在屋里发愣。她也不吃药, 也不知道她是真病假病, 叫我也无法可想。今儿个丞相府又差李二爷来接她, 趁这个台阶儿, 我再上楼劝劝她, 到那儿开开心, 也许就好啦。正是:
 (念) 要想哄她乐, 还得嘴能说!
 (王九妈下。)

【第四十七场】

(张妈扶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 (唱) 那秦郎他本是君子之性，
奴酒醉他待我十分有情。
温暖茶多殷勤可钦可敬，
难为了秦郎君夜守孤灯。
似这等有情人哪里寻问，
思郎君不由我少了精神。

(王九妈上。)

王九妈 (唱) 事不称心常八九，
满意事儿无二三。
(白) 哎哟，宝贝儿呀！你吃点儿什么没有哇？
莘瑶琴 (白) 不思饮食。
王九妈 (白) 你觉着怎么样？
莘瑶琴 (白) 心中烦乱，四肢无力。
王九妈 (白) 这会儿时令不好，千万可别耽误，给你请人瞧瞧吧！
莘瑶琴 (白) 不要医治。
王九妈 (白) 不吃药哪能好得了病啊！哎呀，我的宝贝儿呀！你要有个好歹儿，可就坑坏了
我啦，我的乖乖肉哇！
莘瑶琴 (白) 娘啊，不要啼哭。儿不过一时闷郁所致，不关紧要。
王九妈 (白) 哎哟，你是闷得慌啊？咳，我哪儿知道哇！你瞧，李二爷来拿轿子接你来啦，
你到府里开开心就好啦。
莘瑶琴 (白) 身子懒倦，难以挣扎。
王九妈 (白) 哟！我的宝贝儿呀，你再不出门儿，我就赔不起啦！你还能叫妈妈捱饿么？你
去一趟！你是妈妈的心尖子哟！
莘瑶琴 (白) 不要如此，儿去就是了。
王九妈 (白) 好宝贝儿，来收拾收拾。张妈伺候着！

(莘瑶琴脱斗篷。)

莘瑶琴 (唱) 意懒情慵无心绪，
搀扶孩儿下楼梯。
王九妈 (白) 老美呀，轿子搭过来！

(李二、王老美、轿夫同上。)

莘瑶琴 (唱) 勉强只得出门去，
身落烟花命运低！
(莘瑶琴、轿夫、李二、张妈、王老美同下。)
王九妈 (白) 好哇！
(唱) 免去一番愁思虑，
花魁病好我不着急。
哄得姐儿上轿去，
管它三七二十一。

(王九妈下。)

【第四十八场】

(吴霸强、院子、四家丁同上。)

吴霸强 (唱) 来在门前下了马，
快唤花魁来会咱。

(王九妈上。)

王九妈 (白) 哎呀，他又来啦！
吴太爷，您来啦！花魁出门儿就回来，您略坐一坐，我给你倒茶去！
吴霸强 (白) 不用！今日你吴太爷到此，约花魁到西湖赏雪，你从便从，不从我要尔的狗命！
王九妈 (白) 是、是，我找她去。

吴霸强 (白) 这便才是。
(笑) 哈哈……

王九妈 (白) 哎呀，花魁还没回来，这事要糟！
(王老美上。)

王老美 (白) 花魁回来啦。
(张妈、莘瑶琴、轿夫同上，轿夫、张妈同下。)

莘瑶琴 (白) 娘啊，老相爷赏了彩缎物件，你且收下！

王九妈 (白) 好乖乖，累着你啦。你快去见见吴太爷去吧，他又来啦。

莘瑶琴 (白) 我不见他，身子不爽！

王九妈 (白) 宝贝儿呀，那可使得！你要不见他，妈妈就活不了啦！你哪怕见一面找个台阶儿就走哪。宝贝儿呀，你只当救了我啦！

莘瑶琴 (白) 是。

王九妈 (白) 吴太爷，花魁来啦！

吴霸强 (笑) 哈哈……
(唱) 一见花魁心欢畅，
不枉人称玉美娘。
(笑) 哈哈……
(白) 那一美娘，今日吴太爷约你到西湖赏雪，陪伴某家，自有重赏。

莘瑶琴 (白) 暖！
(唱) 奴家今日身有恙，
不能奉陪饮琼浆。

吴霸强 (白) 住了！
(唱) 胆大贱婢忒猖狂，
你把某家当平常。
人来与爷将她抢！
(四家丁、院子同拉莘瑶琴，王老美拦，吴霸强拉王老美摔于地下，四家丁、院子拉莘瑶琴同下。)

吴霸强 (白) 呸！
(唱) 拦阻教你丧无常！

王九妈 (白) 老美呀，你追去吧！

王老美 (白) 我留命喝汤哪！
(王老美下。)

王九妈 (白) 哎哟，我的肉哇！我找谁去？伙计们都哪儿去啦？要了我的命啦！
(王九妈下。)

【第四十九场】

(船夫上。四家丁、院子拉莘瑶琴引吴霸强同上，同上船。)

吴霸强 (白) 叫她来陪酒！

院子 (白) 咳，花魁，陪吴太爷喝酒去吧！
(莘瑶琴坐。)

吴霸强 (白) 叫你陪酒！

院子 (白) 花魁喝。
(莘瑶琴打。)

吴霸强 (白) 啊！你吴太爷赏尔全脸，你这贱婢不识抬举吗！

莘瑶琴 (白) 好贼子！
(唱) 狂徒贼子行强暴，
不比禽兽差分毫！

吴霸强 (白) 呸！
(唱) 听一言来心头恼，
胆大贱婢敢发毛。
上下衣服齐剥了！
(四家丁同脱莘瑶琴衣。)

吴霸强 (唱) 将她赤身抛荒郊！

(白) 扯下船去!

(四家丁拉莘瑶琴同下船。)

吴霸强 (白) 小贱婢! 我今将你赤足裸体抛在雪地, 看你怎样行走?
马来! 哈哈……

(船夫、吴霸强、四家丁、院子同下。)

莘瑶琴 (哭) 喂呀……
(唱) 贼子做事心忒狠,
毫无人道好惨情。
哪里有恩人来救命?
(哭头) 爹娘啊!
(唱) 死在九泉不甘心!

(秦重上。)

秦重 (唱) 日已西沉不见影,
莘瑶琴 (哭) 喂呀……
秦重 (白) 啊!
(唱) 又听有人放悲声。
秦重四顾用目觑,
莘瑶琴 (哭) 喂呀……
秦重 (白) 呀!
(唱) 雪地赤身一妇人。
(白) 哎呀, 花魁娘子在此, 为何赤身裸体?

(秦重脱衣与莘瑶琴披。)

秦重 (白) 这是哪里说起? 娘子醒来!
莘瑶琴 (唱) 雪地冻得身寒冷,
凉风吹透骨筋疼。
强睁二目来观定,
(哭) 喂呀……
(唱) 是谁救我命再生?
(白) 你是秦官人么? 哎呀, 恩人哪!
秦重 (白) 小可秦重在此。娘子为何这等模样?
莘瑶琴 (白) 可恨吴霸强将奴抢到船上陪酒, 是我不从, 他将奴剥得赤身裸体, 抛在这雪地上。不是恩人到此, 我命休矣!
秦重 (白) 原来如此。不要啼哭, 待我唤来小轿, 送你回去就是。唉!
(念) 红颜多薄命, 叫人好伤情!

(秦重下。)

莘瑶琴 (白) 秦郎真乃君子也!
(唱) 秦重为人多忠正,
奴家正当许终身。

(秦重带轿夫同上。)

秦重 (唱) 这是秦重心不静,
花魁中途受难星。
(白) 娘子请来上轿。
莘瑶琴 (白) 有劳了!
(唱) 多蒙恩人施恻隐,
秦重 (唱) 唤轿送回表寸心。
(秦重、莘瑶琴、轿夫同下。)

【第五十场】

(王九妈上。)

王九妈 (唱) 花正开时遭雨打,
月当圆处被云遮。
(白) 我们花魁女儿, 好端端地叫吴霸强给抢了走啦, 没人敢追, 都叫他打怕啦。我

又托人四下访问，也没见个回信。这天也黑啦，又下这么大雪，还不回来，倘有个山高水低，活活地把我一棵摇钱树给斫断啦。我的宝贝呀！轿子酒钱付足，你们去吧。

秦重 (内白)
(秦重执伞引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 (念) 风波平地惊千丈，
秦重 (念) 护拥名花幸得回。
(白) 妈妈在哪里？
王九妈 (白) 哎呀，宝贝儿呀！你可回来啦，我都急死啦！
秦重 (白) 妈妈！
王九妈 (白) 秦官人，你也来啦？儿呀，你叫他们抢到哪儿去啦？我怎么也没追着你们？你是怎么回来的？
莘瑶琴 (白) 儿被吴霸强抢到花船，将奴百般凌辱，拔去簪环，剥去衣服鞋袜，抛在雪地之上。风雪又大，赤足难行，正欲自尽，偶遇秦官人，是他唤轿送我归来。
王九妈 (白) 哎哟，乖乖，宝贝儿，你可吃了苦啦！要不是秦官人搭救，我找谁去呀！多谢，劳驾！
秦重 (白) 好说。
(王九妈向莘瑶琴。)

王九妈 (白) 你快去换了衣服，梳洗梳洗，我这儿陪秦官人说话儿。梳洗好啦，你再出来。
莘瑶琴 (白) 不要放了他去，我还有话说。
王九妈 (白) 我知道。
(莘瑶琴下。)

秦重 (白) 小可告辞！
王九妈 (白) 慢着！今儿个你可别走啦，前者就辜负您一宵啦，今儿个又是小女救命恩人，哪能放您走！总得补付补付。您请坐，请坐！
秦重 (白) 有坐。
王九妈 (白) 我说你是在什么地方遇见花魁啦？由什么地方送回来的？
秦重 (白) 小可正往什锦塘上催讨账目，听得雪地妇人啼哭，却是花魁娘子。问起情由，才知被辱之事，故而唤轿送回。
王九妈 (白) 哎哟，多谢，费心！我们姑娘要是不遇着您哪，她的性命怕不知如何哪！
秦重 (白) 不致如此。
王九妈 (白) 这块儿凉，您到我女儿暖阁房中去坐坐吧。
秦重 (白) 是。
王九妈 (白) 您请啊！
秦重 (白) 请！
王九妈 (白) 我们姑娘今儿个是五行有救，总算遇着吉星，怎么这么巧就遇见您啦？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秦重 (白) 岂敢！
王九妈 (白) 您坐着。姑娘梳洗好了没有？
(莘瑶琴上。)

莘瑶琴 (白) 娘啊，秦官人呢？
王九妈 (白) 已到楼上啦。我为你哭了一日一夜，身子疲倦，我要先睡去啦。
莘瑶琴 (白) 娘请睡去吧。
王九妈 (白) 秦官人，失陪啦！
秦重 (白) 妈妈请便吧。
王九妈 (念) 笑看一夜逗灯影，愁听鸡鸣乱晓窗。
(王九妈下。)

莘瑶琴 (白) 啊，秦官人，我和你一宵恩爱，半载神交，幸蒙患难周全，不啻恩同再造！
秦重 (白) 好说。
莘瑶琴 (白) 请上受我一拜！
秦重 (白) 不敢当！
莘瑶琴 (唱) 今逢再造话难尽，
山高水长感深恩。
秦重 (白) 请起！偶效微力，何劳深谢。请坐！上次造访妆阁，未能细谈，今日倒要请教。

莘瑶琴 (白) 奴家，莘氏，小字瑶琴。世居汴梁，因避兵灾南下，阖家中途失散！唉，可恨卜乔将奴陷入娼门，只有自怨命苦！

秦重 (白) 哎，此乃小娘子命中偶有几年磨折，何必介意！

莘瑶琴 (白) 妾有一言，幸君垂听。

秦重 (白) 愿闻。

莘瑶琴 (白) 妾自失身之后，每日思得一至诚君子以托终身，无奈阅尽风尘，俱属泛泛之辈。今得郎君如此钟情，况且尚未娶妻，若不弃嫌烟花贱质，情愿永偕百年之好。

秦重 (白) 唉，小娘子厚情，小可敬领，只是论十斛明珠，岂易商量！哎呀，小可承当不起！

莘瑶琴 (白) 为我赎身之资，不消郎君费心，我自预备停当。

秦重 (白) 虽然小娘子备有赎身之资，奈我小本经营，如何养活于你？恐其后来累及娘子！

莘瑶琴 (白) 郎君说哪里话来？为女子者嫁夫随夫，随夫贵，随夫贱，讲什么“累及”二字！你若不从，我有三尺白绫，请死于君前，决不觑颜人世矣！

(唱) 你若执意不应允，
辜负奴家一片心。
我今对天把誓盟，
决不觑颜再为人！

秦重 (唱) 娘子不以贫穷论，
秦重焉敢不应承！

(白) 既承娘子美意，小可从命了。只是须禀过天伦，方可做得。

莘瑶琴 (白) 此事不可迟滞，我先将三百两黄金与你，准备赁房。

(莘瑶琴递金。秦重接金。)

秦重 (白) 但不知求何人为媒？

莘瑶琴 (白) 明早同我先到刘四姨家中，求她作伐。

秦重 (白) 深谢娘子美意！

莘瑶琴 (白) 夜深了，请安歇了吧。

秦重 (白) 是。

莘瑶琴 (白) 请哪！

秦重 (白) 请！

莘瑶琴 (唱) 我和你已定下百年和唱，
秦重 (唱) 得佳耦同偕老惊喜欲狂。

(莘瑶琴拉秦重同下。)

【第五十一场】

(刘四姨上。)

刘四姨 (唱) 叹青春今已过容颜色减，
渺茫茫空碌碌并无亲连。
悔当初入章台轻薄自贱，
到头来只落得独自孤单。

(莘瑶琴、秦重同上。)

莘瑶琴 (唱) 教秦郎忙随定门前立站，
且待奴唤四姨再把话言。

(白) 啊，干娘开门来！

刘四姨 (白) 谁叫门哪？

(刘四姨开门看。)

刘四姨 (白) 哟！我这儿正念叨你，你就来啦！

莘瑶琴 (白) 干娘！

刘四姨 (白) 快进来！

(莘瑶琴进门，秦重随进，刘四姨拦。)

刘四姨 (白) 喂！干什么呀？我们这是住家儿，你别往里溜达！

莘瑶琴 (白) 干娘，只管叫他进来。

刘四姨 (白) 哦，我明白啦，你进来吧！

秦重 (白) 是。

刘四姨 (白) 你们坐着。听说你前天叫人给抢去啦，我正不放心，要打听去，你倒来啦。上我这儿来，有什么事情么？又打架啦？

莘瑶琴 (白) 不是的。女儿白遭吴霸强凌辱，甚是灰心，有意从良。

刘四姨 (白) 从良！好哇！有心人，你跟谁去？

(莘瑶琴指秦重。)

刘四姨 (白) 他呀！倒不错。你们岁数儿般配。我说你知道他那个身价银子么？

莘瑶琴 (白) 女儿预备下了。

刘四姨 (白) 怎么着，你预备下啦？嘿，你可撞到银柜上啦！

莘瑶琴 (白) 还求干娘与我们作合。

刘四姨 (白) 这不是应当的吗？交给我啦！

莘瑶琴 (白) 有累干娘。

刘四姨 (白) 这有什么累呀！

莘瑶琴 (白) 女儿有赤金镯子一对，孝敬干娘。

刘四姨 (白) 我还要那个？你留着戴吧。

莘瑶琴 (白) 不要辜负女儿孝心。

刘四姨 (白) 那么，我就收下啦。

莘瑶琴 (白) 如此，你去吧。

秦重 (白) 是。

刘四姨 (白) 别叫他走哇！我昨儿晚上叫了个盒子没吃，咱们娘儿三个喝点酒好不好？

秦重 (白) 不消了。

莘瑶琴 (白) 干娘，叫他去吧。

刘四姨 (白) 头趟来，哪有空空儿的哪！来吧，我这儿有俩果子，你拿去，赶明儿个开怀儿就及早儿得个大头儿子！

秦重 (白) 多谢了。告辞！

刘四姨 (白) 慢走，我不送啦。

莘瑶琴 (白) 啊，秦郎！

刘四姨 (白) 回来！

秦重 (白) 何事？

(莘瑶琴手比二指。)

莘瑶琴 (白) 你那东西可袖好了么？

秦重 (白) 袖好了。

(秦重下。)

刘四姨 (白) 事不宜迟，咱娘儿俩就走。

(刘四姨向内。)

刘四姨 (白) 柱儿看家！

刘柱儿 (内白) 是啦。

刘四姨 (白) 咱们娘儿俩别一块儿走，防备老九疑心。你从后门走，我从前门走。

莘瑶琴 (白) 是。

(莘瑶琴下。刘四姨走圆场。)

刘四姨 (白) 王九妈在家么？

(王九妈上。)

王九妈 (白) 四妹妹呀！

刘四姨 (白) 啊！

王九妈 (白) 真早班儿！有什么事么？

刘四姨 (白) 好！那天冒猛子上我那儿藏人去，吓了我一跳，发了好几天疟子。昨儿我又听说花魁叫人抢去啦，是我放心不下，我来打听打听回来没有。

王九妈 (白) 咳，别提啦！叫吴霸强抢到花船上，扒了个赤条儿精光，扔在雪地上，多亏那个卖油的僮轿子给送回来！

刘四姨 (白) 怎么着，卖油的给送回来？你瞧，真有好人哪！

王九妈 (白) 总是咱们姐儿们维持的不错。

刘四姨 (白) 话虽如此，她这儿总算有了欠碴儿啦。有对势的不差什么，也该松手啦！别闹个人财两空，那会儿后悔可就迟啦！

王九妈 (白) 是呀, 她这会儿也不听话啦, 脾气也大啦, 她要是听话, 哪有这个事! 但得这会儿有个主儿, 我就松手。

刘四姨 (白) 那么, 这么办吧, 我上楼探听探听她的口话, 你应好不好?

王九妈 (白) 好哇, 咱们上楼。

刘四姨 (白) 走着!

王九妈 (白) 姑娘起来没有? 你干娘来啦!

(莘瑶琴上。)

莘瑶琴 (白) 干娘来了?

刘四姨 (白) 哟! 宝贝儿, 你叫人抢哪儿去啦, 没吓着哇? 我可短瞧你!

王九妈 (白) 这么一说, 你们娘儿俩有日子没见啦?

刘四姨 (白) 可不是么! 坐着。我说姑娘你可知道哇, 势大有险, 树大招风, 你的名声可是大啦, 外头都惦记上你啦! 往后不好混啦, 不差什么自个儿得留个心眼儿才好哇!

莘瑶琴 (白) 女儿有意从良。

刘四姨 (白) 怎么着, 你要从良?

(刘四姨向王九妈。)

刘四姨 (白) 你听见没有, 她要从良!

王九妈 (白) 从良? 好哇! 有三千银子我就放啊!

刘四姨 (白) 你还没忘哪?

王九妈 (白) 这是什么话呀! 成年睡不着觉, 就惦记这个!

刘四姨 (白) 你听见没有, 有三千银子才放你哪!

莘瑶琴 (白) 女儿预备下了。

刘四姨 (白) 人家预备下啦。

王九妈 (白) 净说不成啊! 银子在哪儿?

刘四姨 (白) 你把银子拿出来瞧瞧, 叫她好放心!

莘瑶琴 (白) 是。

(莘瑶琴取银。)

莘瑶琴 (白) 银子在此!

王九妈 (白) 两包哪儿够哇!

刘四姨 (白) 我瞧瞧, 这是二百现的, 这还有二千八百两银票哪, 这不是三千两银子么!

王九妈 (白) 真是银子?

刘四姨 (白) 哎, 银子是白的, 眼珠儿是黑的, 你要看明白啦!

王九妈 (白) 不是!

刘四姨 (白) 什么炉食, 还嚼儿饽饽哪!

王九妈 (白) 它是这么回事: 她这一走, 我要想她, 哪儿瞧去呀! 我是谁, 她是谁呀!

刘四姨 (白) 我的糊涂妈!

王九妈 (白) 妈妈好糊涂!

刘四姨 (白) 她这儿还有谁! 我是她干妈, 你就算她亲妈。

王九妈 (白) 赶明儿个你这儿就算是娘家, 你又多一门亲戚。姑娘, 你说是不是?

王九妈 (白) 她哪儿能拿我当亲妈呀!

莘瑶琴 (白) 母亲请上, 受女儿一拜!

王九妈 (白) 哎哟, 宝贝儿, 你起来!

刘四姨 (白) 你瞧这孩子多机灵!

王九妈 (白) 真格的, 你跟谁去?

莘瑶琴 (白) 就是那秦郎。

王九妈 (白) 那个小卖油儿的, 他养活得起你吗?

莘瑶琴 (白) 女儿不求富贵, 只求人才。

刘四姨 (白) 这孩子有心眼儿, 总是单夫独妻往后有熬头。她是宁做苦夫妻, 不做富奴婢!

王九妈 (白) 对、对, 这么着好, 比我强!

刘四姨 (白) 你没那个德行, 早晚有狗碰头在等着你哪!

王九妈 (白) 不能够, 你别瞧行当不好, 咱们心好!

刘四姨 (白) 你是什么心哪?

王九妈 (白) 良心哪!

刘四姨 (白) 可是狗肺呀?
 王九妈 (白) 别打哈哈啦! 姑娘, 谁给你提亲去呀?
 莘瑶琴 (白) 就烦干娘前去。
 王九妈 (白) 对, 四妹子辛苦一趟。
 刘四姨 (白) 这不是应当的嘛!
 王九妈 (白) 那么您就请着。
 刘四姨 (白) 哎。正是:
 (念) 媒人两头儿忙, 为喝冬瓜汤。
 (刘四姨下。)
 王九妈 (白) 姑娘, 你也收拾去吧。
 莘瑶琴 (白) 是。
 (莘瑶琴下。)
 王九妈 (白) 我把银子拿着吧, 为死为活就为这个。
 (王九妈下。)

【第五十二场】

(秦良上。)
 秦良 (念) 善恶有循环, 贫富靠苍天。
 (秦重上。)
 秦重 (念) 百日孝服满, 天赐美良缘。
 (白) 参见爹爹!
 秦良 (白) 罢了, 坐下!
 秦重 (白) 告坐。
 秦良 (白) 儿呀, 昨日上坟烧纸, 为何今日才回?
 秦重 (白) 儿昨日上坟已毕, 又到什锦塘上讨取账目, 偶遇花魁赤身躺在雪地, 是儿将她救起, 唤轿送回。她将终身许我为婚, 又赠我三百两黄金, 爹爹收下。
 秦良 (白) 真是天赐良缘, 快请你何九叔前来!
 秦重 (白) 是。
 (秦重向内。)
 秦重 (白) 有请何九叔!
 (何九叔上。)
 何九叔 (白) 何事?
 秦重 (白) 我爹爹有请。
 何九叔 (白) 老人家何事?
 秦良 (白) 贤弟请坐!
 何九叔 (白) 有坐。
 秦良 (白) 如今我儿定了亲事, 烦劳贤弟采办花轿。
 何九叔 (白) 此乃大喜之事, 待我去备花轿。
 (何九叔下。)
 秦良 (白) 唤莘老丈前来!
 秦重 (白) 是。
 (秦重向内。)
 秦重 (白) 莘老丈哪里?
 (莘善上。)
 莘善 (白) 少东家何事?
 秦重 (白) 我爹爹唤你。
 莘善 (白) 老东家何事?
 秦良 (白) 如今我儿定了亲事, 烦劳你夫妻前去迎亲!
 莘善 (白) 少东家定亲乃是大喜事情, 一定要前去迎亲。
 (莘善向内。)
 莘善 (白) 妈妈快来!
 (阮氏上。)

阮氏 (白) 老老何事?
 莘善 (白) 少东家定了亲事, 你我夫妻前去迎亲! 哈哈……
 (众人同下。)

【第五十三场】

(王九妈上。)
 王九妈 (念) 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刘四姨 (内白) 啊哈!
 (刘四姨上。)
 刘四姨 (念) 女儿终身定, 前来送花红。
 王九妈 (白) 四妹妹回来啦, 亲事怎么样啦?
 刘四姨 (白) 别提多喜欢啦, 人家今儿个就抬亲。
 王九妈 (白) 今儿个就抬亲? 咱们还没预备哪。
 (王九妈向内。)
 王九妈 (白) 老美!
 (王老美上。)
 王老美 (白) 什么事?
 王九妈 (白) 今儿个花魁出门子, 叫她们姐儿们都送亲, 咱们热闹着点儿!
 王老美 (白) 是。交给我啦。
 (王老美下。何九叔、莘善、阮氏、轿夫同上, 鼓手吹打上。)
 何九叔 (白) 到了。
 刘四姨、
 王九妈 (同白) 娶亲的都来啦? 请!
 (阮氏下。)
 刘四姨 (白) 咱们也穿戴穿戴。
 (刘四姨、王九妈同下, 同穿戴上。阮氏扶莘瑶琴同上, 莘瑶琴上轿, 众人同下。)

【第五十四场】

(秦良上。)
 秦良 (念) 我儿成连理, 准备会佳期。
 (何九叔、莘善同上)
 何九叔、
 莘善 (同白) 送亲到。
 秦良 (白) 有请!
 (王九妈、刘四姨同上。)
 王九妈、
 刘四姨 (同白) 老师傅!
 刘四姨 (白) 这就是你们对门亲家。
 王九妈 (白) 老亲家, 您大喜!
 秦良 (白) 同喜。
 轿夫 (内白) 花轿到。
 秦良 (白) 搭上堂来!
 (莘瑶琴、轿夫、阮氏同上, 阮氏扶莘瑶琴下轿, 莘善扶秦重同上, 拜堂。)
 刘四姨、
 王九妈 (同白) 亲家大喜! 我给你道喜啦。
 秦良 (白) 大家同喜。备得有酒, 大家同饮!
 秦良、
 何九叔、
 莘善、
 阮氏、
 刘四姨、

王九妈 (同白) 请!
 (〔牌子〕。秦良、何九叔、莘善、阮氏、刘四姨、王九妈同饮酒。)

王九妈 (白) 酒是喝啦, 还有什么事没有?
 刘四姨 (白) 该搀新人下地拜见拜见, 分个大小, 咱们不是当日会亲吗?
 王九妈 (白) 对, 会亲还加一壶哪。
 刘四姨 (白) 你倒没忘了这个。
 搀新人!
 (阮氏扶莘瑶琴拜, 莘善扶秦重拜。)

阮氏 (白) 老老, 你看新人好像女儿瑶琴哪!
 莘善 (白) 哎哎, 不错, 相似, 待我问来!
 啊, 亲家太太, 大喜了!

王九妈 (白) 我喜, 您喜吗?
 莘善 (白) 太太贵姓?
 王九妈 (白) 啊!
 刘四姨 (白) 人问你贵姓哪!
 王九妈 (白) 我呀?
 刘四姨 (白) 想准了再说!
 王九妈 (白) 我姓王啊!
 莘善 (白) 这位新娘是你令媛么?
 王九妈 (白) 我的女儿。
 刘四姨 (白) 是你养的吗?
 王九妈 (白) 不是。
 刘四姨 (白) 还是呀! 这你往脸上贴什么金哪?
 (刘四姨向莘善。)

刘四姨 (白) 听我告诉您, 这是我干女儿, 她姓莘。
 莘善 (白) 啊! 你莫非是瑶琴?
 莘瑶琴 (白) 啊!
 莘善 (白) 为父莘善在此!
 阮氏 (白) 为娘阮氏!
 莘瑶琴 (哭) 哎呀, 爹娘啊……
 莘善、
 阮氏 (同哭) 儿呀……
 (〔哭相思〕。)

秦良 (白) 亲翁母!
 莘善、
 阮氏 (同白) 亲翁!
 王九妈、
 刘四姨 (同白) 人家是亲父母, 咱们别招说啦。
 亲家太太请上坐吧!
 姑娘, 给你爹妈磕头!
 莘瑶琴 (白) 爹娘请上, 受孩儿大礼参拜!
 (莘瑶琴拜。)

刘四姨 (白) 姑娘, 瞧你多大造化, 这是你亲爹亲妈, 我是你干妈, 那儿还有你和尚公公, 你真是阖家团圆!
 王九妈 (白) 哎, 还有我哪!
 刘四姨 (白) 你是她婆婆呀!
 王九妈 (白) 我可得罚你! 那儿有和尚公公, 我怎么又是她婆婆啦?
 刘四姨 (白) 那么你是和尚亲家?
 王九妈 (白) 我怎么又是和尚亲家啦?
 刘四姨 (白) 你不是挨着和尚那儿吗!
 王九妈 (白) 我躲远点儿吧!
 莘善 (白) 大家请来送房。正是:
 (念) 思想女儿泪两行,

何九叔 (念) 举家相逢喜非常,
秦良 (念) 抛却红尘当和尚,
王九妈、
刘四姨 (同念) 花魁巧配卖油郎。
秦重、
莘瑶琴、
秦良、
何九叔、
莘善、
阮氏、
刘四姨、
王九妈 (同白) 请!
王九妈、
刘四姨 (同白) 亲家老爷!
秦良 (白) 阿弥陀佛!
秦重、
莘瑶琴、
秦良、
何九叔、
莘善、
阮氏、
刘四姨、
王九妈 (同白) 请!
(【尾声】。众人同下。)
(完)